

# 野小、鬼

著 宜 賀





兒童文學叢書

野 小 鬼

賀 宜 著

上海華華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

兒童文學叢書

野 小 鬼

定價每冊五元

著 者 賀 宜  
發 行 人 孫 懷 琮  
發 行 者 華 華 書 店

上海桂林森中正路一路四八號  
杭州延齡西路九三號

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滬版

## 本書內容

一	海邊	1
二	日本兵來了	8
三	在姨夫家里	17
四	最好是一個夢	21
五	『先生，我還有小孩子』	30
六	要打死這批日本烏龜	34
七	饒了她吧	40
八	‘年年太平，火燭小心。’	46
九	到哪裏去呢？	53
十	黃頭髮的嬸媽	56
十一	野小鬼！	64
十二	『十一軍』和乞丐	73
十三	小伙伴	81

---

十四	大麻雀蛋	88
十五	那一夥	92
十六	好運道	101
十七	你說恨我們不恨	112
十八	鬼老頭兒	120
十九	兩毛錢	130
二十	我不是漢奸	142
二十一	又是兩毛錢	154
二十二	國旗在和暖的風里	168

## 一 海邊

小土根，是一個杭州灣的小漁民。他很聰明，並且又會唱歌。他常常放開喉嚨這麼樣唱：

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

把我們的血肉，築成我們新的長城！

中華民族，到了，……

這個歌是方老師教給他的。小土根是一個學生。

學堂開在娘娘廟里面。據說這個娘娘是一個了不得的菩薩。爸爸告訴他：舢板開出去的時候，一定要到娘娘面前去「通神」要不然，舢板就要給海潮打翻。小土根想爸爸的話一定真的。要不然爸爸的那艘舢板，爲什麼出去打魚的時候，總得到娘娘面前去燒香呢？

但是方老師却說：菩薩是沒有的。都是人造出來騙別人的。怎麼說，娘娘也是人造出來騙人的了。可是，爸爸為什麼要來「通神」呢？小土根相信方老師的話，也相信爸爸的話。但是爸爸和方老師比起來，爸爸的話恐怕更對。小土根想爸爸是不會錯的。

小土根生長在海旁邊。天天看見海。這個海真是怪東西，一天到晚不停地曬，奔跳，從沒有安靜的時候。聽聽聲音，像磨礮；看看波浪，像跑着的黑馬和白馬；還有那海邊的風，常常幾乎要把人吹到海里去。舢板一星一星在海里浮來浮去，像一缸水里浮幾粒芝蔴。這個海就是娘娘管的。如果不去「通神」，舢板如何不要被打翻呢？

小土根最看不起鎮上的學生。他們離開海不過十幾里路，可是沒有看見過海。小土根跟爸爸上鎮的時候，有些鎮上的孩子們取笑他，說他是鄉下人。真氣數！連海都沒有看見過，偏也要擺架子！小土根的爸爸是放舢板打魚的，但是小土根自己却是一個學生子！誰不知道他在娘娘廟鄉村小學三年級讀書？十歲大的孩子讀三年級，已經很聰明了，還說他是鄉下人！他們才是鄉下人呢，連海都沒有看見過！

並且，方老師教的書，小土根都讀得出，有時還背得出。方老師講的話，他也都記得。比方，方老師昨天在課堂里講，日本兵已經打倒蘇州河了。他非但自己記得，並且還告訴給爸爸聽，連爸爸都知道了。

說起爸爸他真是一個奇怪的人，有時候待他極好，好到不能再好；有時候，却要打他。逢到要打他的日子，那一定是他倒霉的日子，在學堂里也一定背不出書的。

小土根又沒有媽媽，不像隔壁的黃阿順他們，逢到他們爸爸打時，有媽媽幫着勸。這個說起來很傷心，原先小土根也是有媽媽的，不過後來却「痧脹」脹死了！那是前年頭三月里的事。

這一二個月來，爸爸的脾氣更加不好。不知爲了什麼，人家都說日本人要從海里打進來了。沿海塘駐了許多許多的兵，有的穿草綠的，有些却穿藍布軍服。他們都是「客邊人」。舌頭彎的，話不大聽得懂。小土根很明白，他們都是「北邊人」。方老師說：「北邊人」都是講國語的。所以他們講的一定都是國語。

但是人家都說：他們是「六十二師」，都是湖南人。湖

南是「北邊」的還是「南邊」的，這個，小土根不知道。

在沿海塘，許許多多的人，被保長和甲長喚去，幫軍隊掘壕溝，疊沙袋，並且還挖了好幾道小河。海塘上，兵士們蹲在砲、機關槍的後邊。砲和機關槍和兵士們的頭上，罩着竹枝樹葉。他們眼瞪得幾乎彈出來，望着海里；有的用望遠鏡張着。小土根爬上海塘看過一次，但後來就不敢去，因為差點兒給一個兵士打一巴掌。



爸爸的舢板老早拖上海塘了。這些「湖南人」不許爸爸打魚，不許黃阿順的爸爸打魚，不許隨便什麼人放舢板出去。他們說：放出去會在外洋碰倒日本兵艦的。

第一天，爸爸的舢板被禁止駛出後，爸爸就帶回來一肚皮的不高興。還有舢板上那些「二手」和「朋友」們也都哭喪了臉。爸爸說：

「魚打不成，要餓死了！」

爸爸沒有餓死，不過常常發脾氣，有時鎮上去喝一開酒，回來，找由頭打小土根的頭。不過，有時候也仍帶回一些糖或別的吃食來，那因為爸爸借到了錢。

小土根挨打的時候，心里說：「爸爸這個壞蛋！為什麼無緣無故打我？」但是等到吃了糖，心里說：「爸爸是個好人。爸爸仍舊喜歡我的。」

其實爸爸真是喜歡小土根的。晚上和小土根睡在一個床上。小土根喜歡踢被頭，爸爸替他當心，替他蓋好，怕他着了冷。爸爸有時抱住了小土根的身體，笑着問：

「小土根，爸爸好呢不好？」

「好的」。

「我有時打你，你怎麼樣？惱我不惱我？」

「一點也不惱。」

爸爸抱住他身體的時候，他嗅到一股「日頭臭」，好像帶鹹酸的氣味。小土根心里想：「方老師說：一個人要講究衛生，身上如果有氣味，那就不衛生。爸爸很不衛生。」但是小土根身上也有這個氣味，自己聞不着。爸爸是「海頭人」，是一個漁民；小土根也是「海頭人」也是一個小漁民。

這種臭味是漁民特有的氣味。

小土根和爸爸吃得很苦，每天老是鹹花魚，米蝦，……幾乎鹹死人的東西！舢板上岸了，自然沒有好小菜。爸爸說：

「再過半個月，我們連飯都沒得吃了！害死人的日本人！到底要到什麼時候，他們才會滾回去？」

「爸爸，日本人爲什麼要打到這裡來？」小土根問。

「誰知道！」爸爸回答不來這個問題。

小土根想起這是要問方老師的。但是從前幾天起，爸爸已經叫他不必上學去了。說是飯都快沒得吃了，還讀什麼書！果然，黃阿順，許連生，張二才，張三狗，胡阿炳他們也都不上學了。學堂里一共三十幾個學生，現在只剩得十來個學生子了。娘娘廟的大門口守着「湖南人」。娘娘面前沒有人燒香了。

小土根心里想：這些在兵艦里的日本兵在外洋做些什麼事呢？他們兵艦上一定也預備着網，好打得些魚。……他們的兵艦怎麼不會被海浪打翻？他們日本一定也有娘娘廟。他們一定也「通神」過的。

小土根偶然聽得幾次什樣東西吼叫的聲音。人們說那是海洋里兵艦上的汽笛。小土根從沒有聽見過這種聲音。他相信兵艦一定是一只很大很大的舢板，上面裝着機器，給兵們住的。

那些湖南兵有什麼用？——他心里想——爲什麼不問我們借那些舢板出去打他們？把日本兵艦趕跑了就行了！躲在海塘上有什麼用處？

幾天來，兵聚集得更多了。沿海塘的鄉下人家大都住滿了兵，都是這批「湖南人」。小土根家却沒有住「湖南人」。

他們怎樣不出去和日本兵打呢？小土根心里打算問常常見面的幾個兵。但是不敢問。他有些怕他們。

## 二 日本兵來了

爸爸，小土根，「二手」黃癩痢，「朋友」全福，寶根，祥林，一齊跳上舢板。落潮了！舢板馬上要放出去。忽然，海塘上走來許多「湖南人」說道：

「你們不要打魚去。舢板借給我們。我們要出去打日本兵艦。」

爸爸說：「好，好。」

湖南人一個一個爬上舢板。連船頭也坐滿了。舢板啓旋了。舢板巔蕩着，隨着浪頭一上一下。風大得把「湖南人」們的軍帽幾乎要吹掉了。

小土根心里說：「你們老早好借我們的舢板了。現在已經太遲，日本兵艦一定已經逃走了！」

但是日本兵艦沒有逃走。日本兵艦停在深洋里。是一只很大很大的舢板，上面裝着機器。

共！共！共！共！共！機器在響。

大舢板上全是日本兵：面孔紅的，鼻頭高的，眼睛綠的，落腮鬍鬚。「湖南人」跟日本兵打起來了。大家開槍。

吧！噸！吧！吧！格格格格格格！

「湖南人」在舢板里擠得要命。一個「湖南人」說：

「我們擠得很，你給我們走開！」

「湖南人」捉住了小土根的臂膊，要把他丟到海里去。

小土根沒命地掙扎，聽得爸爸在旁邊說：

「快些！快些！小土根，日本兵打過來了！」

小土根看見自己睡在床上，爸爸捉住了他的臂膊搖着。原來剛才做了一個夢。

「快起來！快起來」爸爸說。

小土根擦着眼睛道：「做什麼？」

吧！噸！吧！吧！格格格格格格！

爸爸着忙地說：「還要多問！你聽，日本兵在打來了！」

小土根一骨碌爬起來，和爸爸差不多時候披好了衣服。爸爸摸了火柴，點亮了黃焦焦的火油燈。

槍，機關槍，密密響着。小土根格稜稜抖着。大家扣好衣服。爸爸隨手拾幾件衣服，打一個大包裹拿着。唸的吹熄了火。拖着小土根就走。

走出屋子外，只見場地上一片大霧。什麼都看不見。隔壁黃阿順家里也溜出了好幾個人，聽聲音是黃阿順的爸爸，媽媽，哥哥和妹妹。

黃阿順的爸爸還挑着一担東西。其餘的都帶了些包裹。爸爸問黃阿順的爸爸：「你們逃到哪里去？」

「我們想逃到任鎮，我們妹妹家里。你們呢？」

爸爸說：「我想逃到吳行去。過一二年再回來看看。」

黃阿順一家往西北角走去了。天已經稍有些亮，但是霧似乎愈加濃厚，離開二三步就看不清什麼。海那邊，槍聲緊得像爆竹，海浪磨礮似地嚷着。風在刮，呼呼地響着。

子彈許許地在頭頂上飛。小土根抖得愈加厲害。忽然，轟的一聲響了，把他的耳朵幾乎震聾。那是炮。在霧中也看得出炮彈爆裂的火光。小土根攜住了爸爸背後的圍裙角，所

以爸爸像生了一根尾巴。望東南角走。

小河，橋，路，人，都要走到面前才看得出。好大的霧呀！

走了一陣，天色白了些。霧可沒有退。槍聲丟在背後，炮聲却愈加響了。爸爸一聲也不響，只是一股勁的跑。

路上碰到的人更多了。女人，小孩子，男人，老頭兒……背包裹的，挑担的，搨箱子的，……哭的，搶前走的，講話的，……

擠擠擁擁地，走到了劉集。

劉集的居民也都從夢中跳起來，帶一些小東西，急忽忽跟着跑。大家常常回頭來望。似乎日本人就跑在他們的屁股後面。

擁擁擠擠地，走到了宋家宅。天很亮了，還有霧！炮聲非常響，連地皮都在跳。

小土根挺起肚子，要裝得很勇敢，可不是，平常學堂里都讚他是好漢。好漢怎麼能抖？

可是說不要抖，却偏偏抖得厲害。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

好不容易，趕到了吳行。只見那兒倒還不怎麼混亂。人們仍舊坐在茶館里喝茶談天。

忽然有一隻坐滿了「湖南人」的小船靠了岸，這些「湖南人」里面有一個熟人。仔細一看：不是「湖南人」却是方老師。他的身上全是血。

這是什麼一回事？

小土根扯了扯爸爸說：「看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方老師！」小土根說，「你看這船里。」

爸爸向船里望了望，不响，儘管走。小土根朝船里喊：

「方老師！方老師！」

走路的人都朝小土根望了望。方老師在船里，眼睜着，也不做聲。

有些好奇的人就圍到岸上看熱鬧。

傷兵一個個被抬上來。方老師也被抬上來。有人上前去跟傷兵說話。聽傷兵說：現在日本兵在海灘上給包圍住了，牛浦和楓橋的救兵，怕也已開到了。

小土根上去問：「方老師，方老師，你怎麼受傷的？」

方老師聲音很低地答道：

『我半夜裏逃出來，劈面碰到了日本兵。我想逃跑時，他們就打了我一槍，打在屁股上。他們把我搜查了一下，才放走了。』

小土根聽了有些害怕。看人們把「湖南人」和方老師都抬到醫院里去。

爸爸說：『小土根，肚皮餓不餓？我們在這里吃了些點心，再到王家坟姨夫家里去。』

不說倒不餓；一說起，不知怎的肚皮忽然餓了。並且在叫：咯噠噠噠！

爸爸領小土根。走進茶館里，洗了臉，叫了兩客饅頭。茶館里全是蒸汽，人暖得多了。小土根咬了一口饅頭，覺得滋味從來沒有這麼好。

茶館里全是人——鄉下人，鎮上人。都在講日本人登陸的事。街上許多店都開着。走來走去的人也很多，但還沒顯出着慌的樣子。這個地方離開海塘有廿多里路。大家說日本人不會馬上來。

茶館里有人在說：『都是瞎着急！日本人老早被打退到

兵艦里去了！」

但是砲仍舊在響：哄隆！哄隆！哄隆！

又有人說：「日本人還有一部份在岸上，給中國兵包圍住了。不要緊，他們馬上就會全部消滅！」

小土根恨不得馬上回去看。他心里想：嚇！日本烏龜！誰叫你們來送死？現在可吃包圍了！

這時，有人問爸爸道：「你們怎樣，碰到日本人沒有？」

」

爸爸說：「我們聽見槍聲就跑，所以沒有碰着日本人。」

」

小土根插嘴說：「幸虧沒有碰着，不然，也要像方老師一樣倒霉了！」

爸爸說：「方老師住在娘娘廟里面。娘娘廟里面有中國兵，和兵住在一起，自然要倒霉的！」

忽然，天空有什麼聲音在隆隆的響。

大家都聽得了。有人喊着：

「飛機！飛機來了！」

大家一窩蜂走出屋子，站到街心里去，抬着頭看。爸爸

急忙提了包裹，帶小土根走出茶館。飛機在頭頂上面隆隆地響，一只，二只，三只，三對角地在飛，很大的膏藥貼在翅膀上。那聲音大得有些怕。

小土根覺得有些好玩。

拿木棍子的警察喊道：「走開！不要看！要攢炸彈的！」

人就都撞着，擠着，大家要跑。小土根又捉住了爸爸的圍裙角。大家擠得他差點兒透不過氣來了。

他跟着爸爸一口氣跑出了大街。飛機沒有攢炸彈。還有人在仰着腦袋在看。小土根想起方老師講過：飛機來的時候，要躲到人少的地方有遮蔭的地方。但是這些人還要看。他



心里說：有什麼好看；連常識都不懂！

日本飛機繞了個圈子，飛開去了。不多會，聽得西南角上哄隆哄隆的炸響。地皮幾乎要彈起來。大家說：在慣炸彈了，這地方約摸是銀沙嘴。

小上根和爸爸嚇了一大跳。銀沙嘴！銀沙嘴可不就是他們的家鄉嗎？啊呀，不得了啦！

### 三 在姨夫家里

小土根跟爸爸跑到了王家坟姨夫家里。王家坟離開吳行四里。是一個小村子。姨夫屋前的場地上並沒有晒魚網，却有一座亭子似的稻積。姨夫有一個黑面孔，這倒很像爸爸；不過姨夫的鼻子很大，小土根看見姨夫鼻子的時候，常常想到一個大蒜頭。

姨夫說：「這怎麼辦？日本兵會不會打到這裡來？」

砲，炸彈，仍舊哄哄地響，姨夫家的草屋震動得好像要壓下來似的。

姨媽老是把手插在她的衣裳里，一有空，她的手總插在里面。姨媽說：「怎麼中國兵總打不過日本兵？日本兵要是到這裡來，怎麼辦？」

小土根就說：『日本人不會到這里來的。人家都說日本人已經打退到兵艦里去了。海塘上還剩不多幾個，被中國兵包圍了。』

姨媽聽了，露出一面孔的笑，說道：『真的嗎？阿彌陀佛，真的就好了！』

小土根因爲自己的話，姨媽聽得很認真，覺得很高興。可不是，小土根已經十歲。十歲大的人應該算大人了。大人說的話姨媽怎麼不要聽呢！

到了傍晚，天下起雨來。真古怪！吳行鎮上的人忽然在這時候，也一批一批地跑出來了。有一家吳行人要求在姨夫家過夜。

他們走了進來。個個都渾身泥水。像一條條的泥鳅。過了一會，忽然大家聽得：吳行那個方向也起了槍聲：格格格格！砰！噠！砰！吧！

這可了不得！日本人到吳行了！那幾個吳行人走出門口去，向吳行那方向望。小土根跟姨夫，姨媽，爸爸他們也跟了出去。大家向吳行望。但是一些也望不見什麼。

天已經晚了。一片的黑。嘩嘩的響。夾着緊密的槍

聲。還有冷的風，叫小土根抖了一陣。

大家跑了進來。旋暗了煤油燈。坐在凳子上，像一個個的葫蘆，誰也不做聲。吳行人有一個小孩子，抱在孩子的媽手里，吃了一陣子奶，忽然哭了！吳行人和他的女人一齊說：

『不要哭，乖乖，日本人要來捉小囡的！』

那小孩子居然不哭了。小孩子怕日本人。

小土根心里想：『騙人！叫我就不相信。日本人捉小囡來做什麼？』

小土根是不怕日本人的。不過小土根怕開槍。日本人拿槍來打方老師。方老師渾身的血。小土根一想起這事情時，幾乎有些抖。

大家坐了好一會。小孩子先睡熟了。小土根放圓了嘴巴，打一個哈欠：

『啊~~~~~唉！』

小土根的哈欠有傳染性的。姨夫的嘴巴也張開了。兩只手向旁邊伸了伸，打一個更響更長的哈欠：

『啊~~~~~~~~~~唉！』

爸爸也打了一個哈欠，姨媽也打了一個哈欠。吳行人們沒有打哈欠。因為他們是做買賣的。晚上本來睡得很晏。他們連半個哈欠都沒有。

姨媽說：『大家還是去睡吧。但望日本人不來這裡。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，保佑！保佑！』

姨媽一頭唸啊彌陀佛，一頭點了一個燈，領爸爸和小土根去睡在一間房間里。間壁就是豬棚和牛欄。

爸爸一邊打哈欠，一邊老是翻身。但是小土根聽了一回牛噴嚏，就睡熟了。

## 四 最好是一個夢

在姨夫家住了有四五天，消息證實了：日本兵已經真的打了進來，中國兵撤退了。小土根覺得日子變得很長。爸爸常常要想回去。但是姨夫和姨媽不讓爸爸和小土根走。

「湖南人」又和日本兵拚了幾次。大家都聽得好幾次的槍聲。小土根並且親眼看見：有一次有許多穿鄉下人衣服的「湖南人」頭上頂着稻柴，經過姨夫家的門前。在「湖南人」們的頭頂上，有一只飛機在飛。有時候，把翅膀一側，在飛機上開機關槍：

「格格格格格格！」

那些「湖南人」，就連忙蹲到田裏的稻堆旁邊。等飛機飛去了，他們才又出來，問鄉下人到牛浦怎樣走法？

到了第五天的晚上，忽然吳行大火燒。天空照得滿天紅。焦臭在王家坟也聞得出。吳行人和那個抱小孩子的女人站在場上呆着。忽然那個女人哭起來了。



小土根也在看火燒。小土根覺得很好看。但是他看了那個哭著的女人，覺得火燒不好看起來了。

那個女人越哭越響，直到那個男人罵她。

『哭什麼？見鬼！又不知道是不是燒的我們屋子！』

那女人才不哭了，但已引得小土根流出了眼淚。過了一會，他問爸爸說：』

『爸爸，我們家裏不知道怎樣？』

爸爸把黑蒼蒼的額角皮皺了一皺說：『叫我怎知道？』過了一會，爸爸嘆了一口很長的氣。

小土根想起家裏還養着一只小麻雀，是逃難的前幾天在一顆榆樹上摸着的，現在不知道怎樣了？還有黃阿順他們回

家了沒有呢？

好幾天了！小麻雀一定已經餓死了！唉，真可惜！回去得把它葬一個好地方。小土根還記起黃阿順說過要送一枝石筆給他，日本人一吵鬧，就吵去了他一枝石筆，回去該問他，打算仍舊送還是不送了，黃阿順如果仍舊送小土根一枝石筆，那麼，小土根決定了要送他幾個「風乾荸薺」，那是姨媽送給他的，留着沒有吃完。

那一晚過後，第二天早上，忽然許多人都傳說日本兵跑了。因為他們要跑，所以才把鎮上的屋子燒掉的。

大家聽了這消息，立刻都沒了愁容，小土根覺得事情漸漸在好起來了。吳行人決定探上鎮去望望家。爸爸也說要回去望望。



小土根很高興的跑到房裏，把爸爸的大包裹抱出來一邊說：「日本兵跑了。我們回去」。

姨媽送了爸爸二十

個雞蛋，叫小土根拿了，包在蒲包里面。又給小土根好幾個「風乾荸薺」，小土根拿來塞在爸爸的大包裹里。

爸爸和小土根告謝了姨夫和姨媽，就離開了王家坟，打算回到銀沙嘴去。小土根老是念着小麻雀，和黃阿順到底還送不送他那枝石筆。如果不送，他一定也不分「風乾荸薺」給黃阿順吃。

他們走到吳行，只見吳行簡直變成一個墳場了，有好幾個人在那里抹眼淚。

到處躺着許多死屍。小土根最怕見一具沒有腦袋的屍體，連頭頸都沒有，血糊滿了的。還有幾個女人，胸口上截了幾個大洞，那些大洞好像咬人的妖怪的嘴，要把小土根吃進去。

他急忙閉緊了眼睛，牽住了爸爸的手，有些兒抖。

房子統統燒掉，剩下很少幾間。街上全是瓦礫，焦木頭，還有一些說不出的臭氣。

爸爸和小土根忽忽忙忙走過了吳行，幾乎喘不過氣，彷彿後面有鬼在追來似的。

到了郊外，小土根方才敢重新看四周的東西，田裏躺着

許多東西，……都是那些「湖南人」的笠帽，紙傘，綁腿帶，子彈，木壳槍的盒子，漱口杯，……有幾個「湖南人」還靠田岸蹲着，但都是死的。

小土根幾乎又要閉緊眼睛。但是他自己安慰自己：

『怎麼這樣胆小？死人有什麼可怕？』

他大了大胆了，沒有閉緊眼睛，但不由得走得更快。

爸爸也走得更快，簡直在拉小土根跑，小土根腿子短，步子不能像爸爸那麼跨得大。

他們好容易跑到了陳家行，陳家行雖然沒有被燒掉房子，而且街上來往着人，可是也有躺在地上的死人死狗和沒有了四腿的牛，牛腿却給日本人吃掉了。

死人、死狗、死牛、死馬，死豬、死羊……看得多了，小土根漸漸不怕了，甚至有時竟想走過去看個清楚。不過沒有去看。他怕爸爸會罵他。

走，走，走過了宋家宅，又到了劉集，小土根簡直覺得好像又回到吳行來了，劉集跟吳行燒得差不多。火焦臭，血腥臭，腐屍臭，……死人，死狗，死貓，死馬，……稀少的活人在死東西中間，躲躲閃閃的走過。小土根看那些活人的

面孔，簡直也都有些不像人了。

小土根忍不住要掩住面孔，這種可怕的死東西，可怕的面孔，可怕的市鎮！

這些，都是日本人弄的！日本人到底怎樣的？小土根相信：他們的面孔大概像「蛇王菩薩」，他們的手一定像蒲扇那樣大，一下子打得死人！他們像老虎一樣，看見了人就要吃下去！

他想：幸虧沒有碰着日本人，現在好了，日本人已經跑了。別再想那些叫人抖蕪蕪的事情！

到銀沙嘴去的這一段路，和平日完全兩樣了。路上舖滿了有穀的稻柴。許許多多的馬蹄痕，皮鞋跡，車輪跡，泥絞得又爛又厚，腳踏下去，就幾乎要陷着拔不出，小土根和爸爸夠吃力的走着。

天氣很冷，但是爸爸一手背了個大包裹，一手却在抹額角上的汗。小土根呢，也在出汗了！

爸爸把包裹換了一換手，接着說：『快到家了。……唉，什麼這沿路的屋子都燒掉了！……我們的屋子不會燒掉吧』？

小土根看見爸爸的黑面孔更暗黑了，汗一顆顆在~~泌~~出來，額角的皺紋里全溢着汗水。

「我們的屋子不會燒掉的。」小土根說。爲什麼不會？小土根可說不出理由，但是他相信應該不會燒掉。小土根的屋子里，還有小土根的書包，一個很好的穿心銅元，懸在樑上的乾黃魚；爸爸的魚網，一只火油燈，……這怎麼可以被燒掉？小土根不能想像這個事情。

家一些一些離得近了，但是什麼都全變了樣，他們覺得像到了一個陌生的可怕的地方，不是自己的家鄉。一處處坍塌的屋子，車棚，還有躺着的死屍，死狗，死牛……。

爸爸的呼吸很急促，走得更快，累得小土根幾乎要跑着才跟得上，走到了一條小河，一棵沒有葉子的楊柳斜靠在河岸上。小土根覺得心上一鬆，因爲從這棵楊柳樹的地方，可以望得見小土根的屋子。爸爸和他一邊急急的走，一邊找自己的屋子。

但是，爸爸的面孔完全變了，他大步跑着。小土根討饒說：「爸爸走得慢一些，我跟不上。」

爸爸不回答。只是跑。把小土根丟開了一段路。小土根

望自己的屋子。

他找到了！不是屋子，是一堆瓦礫！

小土根覺得像在做夢，像剛給誰推醒。

小土根咬了一咬自己的手指。痛的不是做夢；不痛可准是一個夢。



啊呀，……痛的！但是這怎麼能夠！

小土根走到一大堆瓦礫的前面，真是奇怪的事情。原先他就是住在這些瓦礫底下的。這怎麼能夠！

爸爸坐在一塊石上，一點也沒有神氣，嘴里說：

『完了！完了』！

那個大包裹丟在一旁，里面有一個「風乾荸薺」滾了出來。小土根看到了它，但是不想去拾。他在想：黃阿順他們回來了沒有？他們有沒有看見他們自己的屋子，也已經燒掉了？

望望燒燬的屋子，望望爸爸的面孔，望望遠處的瓦礫堆，他默默站在爸爸的旁邊。

他仍舊想：最好這是一個夢。

但是這時候，海塘上那條公路邊，忽然起了一陣喧嘩的聲音。望了望：無數的馬，車子，「湖南人」，在公路上走。槍頭上刺刀閃亮着。小土根扯了扯爸爸的衣服。爸爸也向那邊望，爸爸忽然跳起來，說：「不好了！是日本兵！一定是日本兵」！

他肩了大包裹，拖了小土根就走。小土根幾乎呆得不能走路。霎時間心卜通卜通地跳得非常之利害。

## 五 『先生，我還有小孩子』

剛走得不多幾步路，海塘上的兵已經看見他們了。向他們招手喊：

「尼！尼！尼！」

不曉得是喊些什麼。爸爸不理，拖了小土根走得更快。

忽然：

「巴」！

他們開槍了，子彈從頭頂上呼的飛了過去，爸爸面孔變得像香灰。小土根面孔變得像鴨蛋殼。爸爸旋轉身子向海塘上走去。小土根跟着。

他們走近了，看見那些兵都穿着黃軍服。看不出他們是日本人還是「湖南人」。「湖南人」，也是這種面孔，不過

這些人多鬚髭。「湖南人」，是穿草鞋的，他們却穿靴子，這就是不同的地方。小土根希望他們是「湖南人」。

但是他們不是「湖南人」！他們講話了，一句都聽不懂，一邊把刺刀對着爸爸和小土根的胸口。小土根的心幾乎要從嘴里跳出來。

『他們要殺死我了！』他想。

一個日本人拿下爸爸的包裹，打開來亂翻，他拿起一件藍色的短衣，是爸爸的。嘴里咕嚕咕嚕對別的日本人說。別的日本人也咕嚕了幾句。小土根以為他們喜歡這件衣服，心里想：但願他們把這件衣服拿去，留下別的，放我們走。

有一個戴眼鏡的日本人對爸爸咕哩咕哩的說，小土根以為他在問爸爸討那件藍布衣了。但是爸爸裝出一面孔的笑，搖頭說：『不懂』。

那翻包裹的日本人，並不把那件衣服取去，也不把別的衣服取去。光把「風乾荸薺」拿在手里看了看，放到鼻子底下嗅了一嗅，一邊噉哩咕嚕地說話，放在嘴里咬了一口，隨後連皮吃下去了，那樣子很像一隻猴子。

看好了爸爸的包裹之後，就接過小土根手里的包小袱，

還有盛二十個雞蛋的蒲包。

那日本人看見了雞蛋，就滿臉笑起來，把它們仍舊包好，可是並不還給小土根，却交給爸爸。隨後把他們自己的兩只提箱和一些包裹叫爸爸挑。

小土根明白了。糟糕這可不是拉伕嗎？要把爸爸拉去了！

爸爸拱拱手，又像哭又像笑地說道：

「先生，我還有孩子……」。

那個翻包裹的日本人隨手就把爸爸打了一記巴掌，叫爸爸挑起担子，他又在後面很厲害的推了一下，爸爸不由自主地向前踉蹌了幾步。小土根急急跑上去，



捧住了爸爸的腿子，蹲倒在地上大哭起來。

爸爸停住了脚步，也流出很大的眼淚。那個打爸爸的日本人惡狠狠趕上來，又住了小土根的額子，使勁一推，他就

不由得放掉了爸爸的腿子，倒栽在汽車路旁的爛泥漿里面，那日本人隨後又用大拳頭在爸爸的背上胸口邊搥，把爸爸趕豬似地趕着走了。

小土根從泥漿里撐起來，面孔上是泥汁和淚水，混身都是泥漿。他張開了喉嚨，像吹喇叭似地哭起來。爸爸走得遠了，還回過頭來望着他，一邊喊：

「小土根！小土根！我不要緊的。你快快回到姨夫那裏去！」

小土根聽得爸爸在大聲喊，連忙停止哭，想仔細聽時，那個日本人又在打爸爸了。爸爸不再喊了。

他重新大哭起來，蹬着腳，蹬得像擂鼓般快，哭了老大一會，才一邊抽噎着，一邊跪在汽車路上，整理爸爸留下來的這個被翻亂的大包裹。

他打好了包裹，提了提，覺得很重，他又傷心起來，坐在包裹上大聲痛哭。

## 六 要打死這批日本烏龜

小土根想着自己該做一個勇敢的孩子。哭是難爲情的十歲的孩子了。過年就要十一歲了！十一歲的孩子怎麼能哭？爸爸雖然被拉去了。仍舊要回來的。爸爸不會死。要回來看小土根。

那些日本烏龜！害人精！小土根恨不得自己是個「湖南人」，有一管槍，巴！把日本烏龜打死！把那個像猴子的日本烏龜第一個打死！

小土根捏了捏拳頭，在包裹上用力打了一下。巴！要打死！要打死這批日本烏龜！擊！當「湖南人」的人怎麼可以哭？那才難爲情！不哭！不哭！

小土根抹了抹眼睛，背起大包裹，慢慢的走。哪裏去？自然，姨夫家裏去。他決定了。

走了約摸三里路。小土根可有些吃不消了。天氣又冷，

包裹又重，腿子又酸，肚皮又餓，還是早上在姨夫家吃的飯，現在已經約摸下午三四點鐘了，肚皮怎麼不餓？要是有些地方可以弄一些飯吃，就是冷飯也好的。肚皮在咕咕的響。他在一棵樹下放下大包裹。從包裹里掏出幾個「風乾荸薺」吃。

• 這時腿子酸痛得很，他已經走了一大半天了。

小土根坐在他的包裹上，坐着不好。漸漸地覺得冷起來。

• 還是趕路，到姨夫家去，路還遠得很呢。要不馬上走，天晚了走不到。

小土根霍的立起來，可是幾乎仍舊坐下去！腿子酸痛得了不得！他啞了一聲：「啊啞！」

他勉強背了大包裹。一挨一挨地走。路怎的永遠走不完啊！

包裹一刻比一刻重起來。天開始黑起來了。

小土根着急了。離開姨夫家裏還有約摸二十里的路。天已經在黑起來了，怎麼趕得到呢？要是趕不到，今晚睡到那裏去？那裏去弄飯來吃？

並且，小土根的袋子裏一個銅元都沒有。

他背着大包裹，像駝子似地走着，恨不得能夠一步跨到

姨夫的家裏，恨不得丟掉背上的包裹，在地上躺一會。

好容易趕過了劉集。天已經更黑，差不多快要看不出路了。他心裏害怕那路上的死人，死狗，死牛，……不要踹着了它們。它們會不會爬起來追他？小土根越想越害怕。



路一高一低地很難走。包裹重得要把他壓扁了！腿子發了硬，彎不過來。他差不多要跌了。背後像有鬼怪在追他。他幾乎要喊出聲來。但是沒有喊，他安慰着自己：

「不要怕。死了的東西不會再爬起來的，只要前邊有人家，我就去借宿。……」

他鼓足了勇氣，跌跌撞撞地走着，幾乎喘不過氣來。在前邊打小路進去，有一星兒火光。他想那一定是一家人家。

小土根轉入小路，望着那星兒火光走去。摸到了那邊，果然是一家人家。

他走上去，在門上敲了幾下。聽見裏面慌亂的聲音。那星火光沒有了！裏面吹熄了燈。小土根在外面哀求道：

「開一開門好不好」？

裏面似乎聽清了是孩子的聲調。就有人大胆地問道：

「誰？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借過夜的。謝謝你開一開門」。

火光重新漏出來了。裏面一個男人開了門。小土根拖了大包裏閃了進去。他看見那間屋子裏塞滿了農具。裏面還有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年輕的鄉下女人。

屋子裏的人全把小土根打量了一下。他全身都是泥漿，那些泥漿已經乾燥了，變成了泥。

那個老太婆很和氣地問：「你怎麼弄得這樣的？你從哪裏來」？

小土根告訴了他們全部事情。他們驚駭得彈出了眼睛，那老太婆不住說：

「可憐！可憐！」

那女人跑到廚房裏，燒了一鍋水，叫小土根洗了，換下了身上的泥衣服。把大包裏裏自己的衣服穿在身上。那女人又燒了飯。隨後老太婆，女人，和那個男人一同吃驚地看小土根吃飯。他們看見小土根幾乎並不把飯和小菜在嘴裏嚼，

就這麼樣一口一口地吞下去了，老太婆不禁又說：

『快餓壞了！可憐的孩子！』

隨後他們把小土根領到自己的房間裏，小土根睡在老太婆一起，那個男人給小土根帶進了大包裹。

他睡得很熟，但是不到天亮，他就從夢裏哭醒來，並且覺得混身熱得在發燒。

早上起身之後，老太婆望了望小土根，說道；

『怎麼樣？昨晚你哭了嗎？』

小土根覺得很難為情。

『沒哭。……我沒有哭。』小土根不承認。

『那麼，怎麼你的眼皮腫了呢？』老太婆說。『你不要難過了！哭沒有用。你爸爸總有一天會回來的。』

小土根幾乎又要流出眼淚來，老太婆重新看了看小土根緋紅的面孔，用手在他額角上摸了一摸，說：

『啊喲，你怎麼樣了！你在發燒，你且慢到你姨夫家裏去。再睡一會。明天去也不要緊。……我們這裏沒有關係的。』

那個男人也來摸了一下小土根的額角，說：

「燒得很燙！小弟弟，你就再睡一會吧。我們這裏你就多住幾天也不要緊！」

但是小土根決意要到姨夫那裏去。老太婆親切地道：

「好孩子，不要倔強了！你燒得很厲害，走路走不動的。等你熱退再走好了！」

小土根覺得耳朵裏什麼東西在響，眼睛望出來什麼東西都在晃動，腦袋幾乎要裂開來了，他依了老太婆的話，老太婆替他脫了衣服，叫他重新睡在床上。

小土根眼睛望着灰黯的床頂，覺得世界在旋轉。嘴里渴得要命，腿子還在酸痛，而且好像更酸痛些！

那女人給他端進一碗薑湯來，裏面放着些紅糖，叫小土根趁熱喝。小土根一邊吹，一邊喝。喝得一滴都不賸。她接過了空碗，叫小土根睡下，用手把小土根肩頭的被窩按了按，說道：

「你好好地睡吧，不要再難過了！」

小土根應了，把頭蒙進被頭裏，慢慢地又睡熟了。

等他醒來之後，那女人又端飯進來叫他吃，小土根試着吃一些，但隨即不吃了，不知怎地，他吃不下！

## 七 饒了她吧！

小土根發了很厲害的寒熱。最厲害的時候，簡直認不清人。老太婆和女人每天送飯進來。男人也跑進來看他，老太婆說：

『小土根，你不要愁。你馬上就會好。』

『阿太，馬上就會好嗎？』

小土根發明了一個很好的稱呼。叫老太婆做「阿太」。

『一定！就會好！』

阿太又教小土根說：『小土根，你叫我兒子「叔叔」，叫他的老婆「孀媽」。這樣他們就更歡喜你了！』

以後，小土根看見了那男人和女人，把「叔叔」和「孀媽」叫得很響。叫得他們很高興。

叔叔說：

『小土根，你不要愁，不要急。倘使你高興，你姨夫那里不要去了。永遠住在這裡好了。你說，你高興嗎？』

小土根覺出他們很喜歡自己，他明白自己是沒有家的了。好像一只小麻雀，住在小土根家里也好，住在黃阿順家里也好。

他本想到姨夫家里去。但是這實在是一個好「叔叔」還有那個「嬸媽」，常常端飯他吃的，還有那個和氣的「阿太」，比爸爸都好的「阿太」！他們都喜歡他，願意他留下來。和他們一塊住，一塊吃，一塊做。

叔叔又說：

『小土根，叔叔不要你做別的生活，只要等你好了的時候，幫我看看牛，拉些草就行了。你說你願意不願意？』

小土根點了點頭。叔叔笑了，說：

『小土根，我們以後是一家人了』。

小土根混身覺得暖起來。他差不多高興得要流眼淚。家給燒掉了，現在可又有了家。還有阿太，叔叔和嬸媽！真想不到！

這樣在床上躺了四五天，小土根病好了。他起了床，跟在家里一樣隨便，什麼東西都漸漸熟習起來。他完全慣了。只差有時候常常想起爸爸。想起爸爸的時候，小土根顯得有些呆，阿太看見了，一定說：

「小土根又在想爸爸了！你爸爸有一天要到這裡來的呢！」

小土根真的想：怎說得定爸爸一定不來呢？要是來，可多好！

但是爸爸不來。有一天，來了許多日本兵。小土根正在試着鋤稻柴，打算給牛吃。猛抬頭，看見屋子外面有人在跑。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小的，慌亂得擠做一塊，有的在田里抄近跑，不顧田里溼不溼。像有魔鬼要摘去他們的腦袋。

穿黃衣服的人在追。小土根立刻明白那是日本烏龜，立刻大聲的喊：

『阿太，阿太，日本兵來了！』

阿太，嬸媽都着忙了，讓着：

『那怎麼辦？……那怎麼辦？』

叔叔望了望門外說：

「往外跑來不及，他們已經在向這裡跑過來。快往里躲吧！」

阿太和嬸媽抖着。門後藏了，覺得不好，又回出來，一同去鑽在床底下。小土根着了忙，去躲在灶背後，腦袋幾乎要想鑽進灶口里去。

隔了一下，聽見皮鞋的聲音攔攔地走進來。叔叔跟他們講話。小土根聽得很清楚。隨後，攔攔的皮鞋聲音在向廚房走來。

小土根幾乎要把心跳出來。

但是聲音又回過去了，在走向房間里去。小土根在燒火凳上坐下來，雙手按在膝頭上。全身在打戰，好像篩襲糠。

猛然，小土根聽見阿太和嬸媽受驚的聲音，隔了一會，聽得打翻東西的聲音，好像在打架。只聽得阿太說：

「先生，做好事，饒了她吧！」

小土根相信嬸媽在跟日本烏龜打架。嬸媽真厲害！叔叔呢？叔叔哪里去了？怎麼不聽見他的聲音。

忽然嬸媽尖叫一聲。一聽了那種聲音，全體的汗毛都豎了起來。小土根像給石頭打中了，心好像要沉到腳底里去。

猛聽得阿太也叫了一聲，叫得小土根全身不能自禁地亂抖。

隨後，皮鞋擱擱地從房里走出來，又走出屋子去了。



小土根還不敢馬上出去。後來聽見附近又砰的開了一槍。他漸漸定了胆子，估計那些日本兵的確離開了這裡。

他大胆走出來，跑到房間里。小土根馬上看清楚：嬌媽躺在她的床上，衣服都撕破了，胸口和肚子上還在冒血；阿太倒在地上，反仆着，滿地都是血。滿屋子的血腥氣！

小土根心猛地一跳，人就幾乎昏過去！

他嚇得眼淚都不曾流出來。他稍一遲疑，立即回身向外就跑。

小土根失魂落魄似地跑。但跑得離屋子不遠，他猛然又嚇了一大跳：

叔叔跌在田里，雙手反縛着，腦袋上一個大窟窿！

他連再看一下都不敢，就沒命地跑着。他記起他的大包裹，但是他寧願丟掉它，不願意重新回那條舊路，回到那所屋子。在那里，他要看見最最悲慘，最最可怕的景象！

## 八 年年太平，火燭小心

小土根永遠希望自己是正在做一個惡夢。如果這不過是夢，可多好！這樣，小土根仍舊可以回他的家，仍舊可以看到他的爸爸。

但是，這是永遠不能醒的惡夢！

小土根一邊走，一邊悲傷起來。那樣和善的阿太，那樣好的叔叔和嬸媽都又哪里去了？這還不是一個可怕的夢嗎！能有這樣的事嗎？不能！不能！

但事情確是這樣。小土根只能騙自己：如果是一個夢就好了！

小土根想起：不知道為什麼日本人老跟他搗蛋？他小土根好好住在金山嘴，日本人却為什麼老遠跑來找着他？他跟

他們從沒有冤仇，爸爸也沒有跟他們有什麼不好，爲什麼偏偏要找他？這些日本烏龜！

「湖南人」爲什麼不把他們統統打死呢？這些「湖南人」不行！如果小土根是「湖南人」他一定要把他們完全打死！巴！巴！巴！一槍打死一個日本烏龜！

小土根一邊想，一邊走路。

他找着了路，那條路引他到姨夫家里去。

但是那條路走來走去走不完。小土根看見一個老頭子，就問他：

「老伯伯，到吳行去是這條路麼？」

老頭子聽了聽他說道：「唉，你走錯了。這條路是到李塘去的！你小孩子獨個兒到吳行去做什麼？吳行有日本兵呢！」

小土根呆了。

老頭子說：「不過，小孩子或者好一些。鎮上現在有維持會維持他們。吳行是你家麼？」

小土根搖搖頭說：「不是。我姨夫家在吳行，離開三四里路。」

老頭子說：「不是鎮上麼？這樣最好了！你可以兜過吳行走。你到了近吳行，問別人就行了」。於是老頭子又指點他道：「現在你先抄東北走，看見了那頂小板橋，旁邊有棵桔榆樹的，你不要過橋，沿河塘走，一直落北，轉了個彎，再抄東北，這樣就走到官路，那時你再問別人。懂了嗎？」

小土根說：「懂了」。

可是他一點也沒有懂。抄東北，小板橋，落北，抄東北腦子都攪昏了！

小土根很道地地說了聲謝謝，望東北的小路上走去。

迎面吹過來對角風。他聳了聳肩。天這幾天愈加冷了。只差小河里還沒有結冰。地皮上綠顏色的東西顯得很少。大



多是枯死了的。走路的人很少，使小土根覺得格外淒涼。他彷彿剛從和暖的被窩里起來，覺得特別冷，特別不受用。

他一直走着，腿倒

並不怎麼酸，可是有些肚子餓。他明白：在路上是不會有東西吃的，只要到了姨夫家里，就可以有辦法了。

所以他恨不得一步就可走到姨夫的家里。但是路好像總是走不完的！他上勁地走。肚子響着。身上倒走得有些暖洋洋了，就差肚子餓不好玩！

身上暖過了一陣，又漸漸變得冷了。里面的衣服上好像沾着些冷水。那一定是先前流出的汗。路老是走不完的！這條討厭的路！要把小土根害死了！他身上穿的衣服並不多，舊棉袍，外罩一件破圍裙，里面穿一件爸爸的舊背心。腦袋上雖則戴了一個破絨帽，但是就跟沒有戴一般。

風吹上來，好像要吹掉他的鼻子。

小土根用手掩住了鼻子和嘴巴。埋着頭跑。

走着走着，果然走到小板橋那邊。小土根差些兒過橋去。但是馬上記起了老伯伯的指點，沿着河塘望北面走去。很小心地又問了幾次路，果然看見了一條大路，那就是官路。

老天又不幫忙。太陽不出來，並且天漸漸地晚了。風變得更加刺痛，簡直像是刀子。預備割小土根鼻子的！

但是爲什麼吳行還沒有到？

小土根看見一個鄉下人，挑了一些芥菜在走。他問詢說：

「伯伯，這條路到吳行去嗎？」

那個鄉下人說：「是的。你要到吳行去做什麼？吳行有日本兵！」

小土根答道：「我不是到吳行，我是要到王家坟去。離開吳行出北街四里路。」

鄉下人說：

「哦。這樣你可以不用進鎮。你望正北走，到一只小紅廟的地方，就立刻抄西北，到一里路多些的地方有一家面南宅基，外面有籬笆，你就在那里重新抄東北。這樣子你就可以繞過了吳行。問到王家坟總也不遠了！」

小土根離開了那個鄉下人。遵着他的指點，走到一只小紅廟那邊。

小紅廟里面住着好幾個江北人。廟前的小河里停着二只江北棚船。在船上裝着許多紅紅綠綠的被頭和衣服，甚至還有皮的。那些江北人有男的和女的，在小紅廟的「前頭間」

里吃晚飯。廟門開着，所以小土根看得很清楚。

小土根立刻明白：他們就是做「短毛」的。他們的東西都從鎮上的人家偷搬得來。阿太曾經對他講過：有許多的鄉下人和江北人在日本兵離開鎮的時候，偷偷進去搬人家的東西。什麼東西都要。箱子，衣服，被褥，床，桌子，鍋子，鏟刀，……甚至馬桶。這種人大家都稱他們「短毛」。

小土根不敢向他們問路。他看見這種人有些怕，雖然他明白他們只是平常的人，不會殺人。他迅速往西北方面走去。這樣走了一會，果然又發現了外面有籬笆的那家人家，於是重新轉向東北方面走。

天一點點黑起來。小土根相信王家坟很快就要到了，肚子雖然餓，現在覺得熬起來並不困難。腿子倒真的酸得要命。

並且，憑跑得怎樣快，身子總暖不起來了！

他安慰自己：「不要忙，快要到姨夫家了！馬上就可以休息了」！

小土根又找到一個問路的機會，碰到一個戴絨線帽的鄉下人。「叔叔，這裡到王家坟還有多少路」？小土根問：

那人閉了閉眼睛，說：「王家坟？不知道！我是從後岡來的。這裏不熟悉。」

於是小土根重新走他的路，但是走了一程，忽然發覺這段地方很熟悉，好像什麼時候曾走過似的。他想了一想。是了，前回爸爸曾帶他走過這裏。姨夫的家快要到了！

他心上感到一陣說不出的高興。腿子重新輕了，肚皮暫時不覺得餓，身子也暖了一些。一切都有辦法了！姨夫的家馬上就可以走到。

他急急忙忙的走，幾乎連喘氣都來不及。他先聞得一陣焦臭味，終於姨夫的家到了！

但是，找不到屋子！

王家坟像他自己的家一樣，像黃阿順的家一樣，像許多人家一樣，祇剩些碎磚頭，破瓦，焦黑的木頭，……一只破灶頭還顯出在外面。灶壁上題着幾個字：

「年年太平，火燭小心」。

小土根變得像一個木人頭。過了一會，他坐在地皮上大哭起來。

## 九 到哪裏去呢？

天色更黑。風更吹得厲害。小土根坐在地上哭。小土根完全是被遺棄的。

小土根覺得好像有一個人，躲在什麼地方，在專一跟他搗蛋。無論什麼地方，只要是他到的，那個看不見的人就跟他到那邊。他像一只麻雀，隨便飛到哪裏，都要給人搗去了窠巢！

那個看不出的人是什麼東西？小土根沉思着：

什麼人？什麼人？什麼人？

那會是什麼人？小土根突然捏緊了拳頭。那是日本烏龜！害死人的日本烏龜！爲什麼日本烏龜不死掉？爲什麼「湖南人」不把那些日本烏龜統統打死？

他咬緊了牙齒。心里想：

「只要我能夠當兵就好了！我要跟那些「湖南人」在一起，看見了日本烏龜就打！」

在小土根很幸福的住在家里時，日本人來了，害爸爸的舢板不能出去；害小土根不能讀書；並且又把爸爸拉了去，不知他死了還活着。那個和善的阿太，叔叔和嬸媽，昨天還很親愛地在對他說話的，但是今天都躺在那里。他從沒有看見過比這更可怕的事情！在這裡，姨夫的屋子變成了一堆垃圾，誰也不知道姨夫和姨媽怎麼樣了！這怎麼會這樣？

小土根哭得聲音低起來。天氣很冷。風很緊。時候已很晚了，暗得幾乎要瞧不出什麼東西。

沒有月亮，也沒有星。

小土根問自己：

「到哪里去呢？今晚上睡什麼地方呢？」

在四週，是逐漸深厚的黑暗。看不出什麼人家，也看不出任何火光。

小土根微微哭泣着，微微地抖着。他已經很疲乏，並且還肚子餓，餓得簡直不能忍耐！但是，在這裡，一些也沒有

辦法。既沒有人，又沒有屋子。

他站起來，在那燒燬了的地基上走。在地基的盡頭，他找到一間半坍的柴屋。在黑暗里他鑽進去。那屋子又冷又潮溼。他聳着肩頭，把身子鑽向柴草里去。



他很願意那些柴草是一條被頭，但是它們刺痛他。肚子在咕嚕咕嚕叫。風在外面呼呼地嚷，好像野貓叫。小土根抖着。黑夜黑得怕人。

小土根把全身，把面孔，鑽向柴草裏面，聞到了一陣霉爛的氣息。

他在柴草里翻了幾次身，一邊哽咽着睡去。半夜里寒氣打醒他。他把全身縮成一團，恨不得縮做很小的一粒，深深藏到柴草里去。但是，他抱怨着：身體太大了。

## 十 黃頭髮的孀媽

小土根沾了滿身的柴屑，從柴草里鑽出來。他呆呆坐着，不能夠再睡。

但是天還不怎麼亮。

他打算着：

以後他要到什麼地方去呢？什麼地方？小土根自己都不知道！真是料不到的事情！誰知道有一天他會變到這個樣子？

小土根自己想：現在沒有一個人能夠幫我，沒有屋子可以給我住，沒有人給我飯吃。全得自己料理。如果爸爸知道他在這裏吃苦，他不知要怎樣了呢！爸爸還會回來嗎？還會碰到可憐的小土根嗎？

小土根又哭起來了。一頭哭，一頭鑽出了那間坍屋子。天漸漸地變得亮起來。天氣很冷，地面上全是濃霜。小河水結了冰。

他一頭擦眼睛哭，一頭抖，一頭走。

忽然，有一個人在背後拍他的肩頭。

小土根回過頭去，一看是一個鄉下人。再一看，看清了  
• 有些熟的面孔。

哦，那是昨天向他問路的那個鄉下人，頭上套着絨線帽子的。

那鄉下人問他道：

『喂，小孩子，做什麼哭？』

但是馬上他也認出了小土根，就驚奇地道：

『什麼，是你嗎？做什麼哭呀？』

小土根好像碰到了世界上最親近的人，哭得更悲傷了，連話都說不出來。

那鄉下人詫異說：『怎麼樣，找不到那個地方嗎？還是跟誰打了架？』

小土根抽抽噎噎地說：『呃…呃…不是找不到那地方，

也不是……跟別人打架。」

「那麼，爲什麼？」

「呃…呃…我找姨夫的屋子，…呃，…可是屋子燒掉了。呃…呃。」

那鄉下人關心地道：

「哦，那麼你爲什麼不回到你自己家里去，却在這裡哭？……你昨晚睡在什麼地方？」

小土根說：「叫我回到哪里去？…呃，…我的家里也給日本人燒掉了。爸爸給他們拉伏拉了去。……昨晚上我就睡在那里邊。」

他指了指那間還看得見的半坍屋子。

那鄉下人皺了皺眉頭說：「啊…有這樣的事嗎？有這樣的事嗎……？」

他連連說着，一邊搔他的絨線帽子。鄉下人忽然對小土根說：

「你跟我一起去，你願意不願意？我的家里是在後岡，走去也沒有多少路……你不要哭了！」

小土根同意了，跟那個鄉下人走。走了一程，他的肚子

里咕嚕咕嚕的響起來。連叔叔也聽見了。

『怎麼樣，你肚子餓了嗎？』鄉下人問小土根。

『餓了！我還是昨天早晨吃的飯呢』！小土根很老實地回答。

『可惜這裡買不到甚麼東西吃。……我們走得快些，到了後崗，就吃飯』。叔叔說。

小土根老早很聰明地叫那鄉下人做叔叔了。那鄉下人一路問他家里的事情。小土根全都告訴了他：日本人來了之後，他吃了怎樣怎樣的苦。怎樣碰到了一個好阿太，好叔叔，還有好孀媽；怎樣日本人在昨天早上弄死了他們……

那個新叔叔聽得又驚又憐惜，對小土根說道：

『小土根，你以後放心住在我這裡好了。我徐金根心腸最軟，你以後就曉得我了。我不叫你吃苦。』

小土根感激新叔叔，但是他說不來。

走了一個多鐘頭模樣，他們到了後崗的鄉下，徐金根家里。

小土根觀察這個叔叔的家，實在並不是一個有錢的人家。最多和小土根自己的家差不多。屋子是用磚頭砌的，屋頂

却用柴草結成。屋子前面有一塊小白場，堆了些稻積，這是說：這個叔叔是種田的。場地的前面有一條小河，里面差不多沒有什麼水，就有一些也全給冰凍住了。

叔叔家里養了三四只鴨子。那些鴨子並不喜歡在冰凍的小河里玩，所以在那小白場上呷呷地叫，一邊搖着屁股。

小土根走進了屋子之後，就看見一個蓬着黃頭髮的女人，手里在拍個吃奶的孩子。但是她雖然拍得很討好，那個小孩子仍舊含着奶哭。

那個女人一看見了叔叔，就問道：

「阿狗的爺，這樣早回來了？碰到了我的爸爸和媽媽嗎？」

「阿狗的爺」就說：「碰到他們的。他們都很好着。我因為怕遲了，日本人放哨出來，所以一早就走的。」

黃頭髮女人馬上也看見小土根了，就問她丈夫道：

「這個小孩子是誰？跟你一起來的嗎？」

小土根要顯出自己很乖覺，馬上趁這個機會叫她：

「嬸媽！」

這個「嬸媽」並沒有回答他。小土根的新叔叔說：

「噯，這個小孩子是我帶來的。可憐啊！他的家給日本人燒掉了，老子又給日本人拉了去。他想逃難到姨夫家里，不料他姨夫家也給日本人燒去了，所以在路上哭。我恰巧回來看見他，昨天也碰着他向我問路，真是巧極了！我就把他領到家里來。我看這個孩子倒很聰明。」

小土根看見這個「孀媽」面色很難看。她哼了一聲，別的話就一句也沒有。

叔叔道：「你們早飯吃過了嗎？還有飯多嗎？可憐這個孩子已餓了一整天，快要餓出毛病來了！」

那個黃頭髮的孀媽好半響不回答，過了一回，才翹着厚嘴唇皮說：

「我不曉得！你自己去看。」

叔叔就對小土根說：「小土根，你跟我來。」

小土根跟叔叔走到厨房里。那是一間很小很暗的廚房。叔叔在吊鈎上取下一只醜陋的破飯籃，打開一看，那里面有飯，並且還稍微有些暖氣。叔叔替小土根在一個破櫥裏拿出二個菜，一碗是黑黢黢的炒熟菜，還有一碟子是鹹毛豆。叔叔盛了一碗飯，叫小土根坐在灶角旁。一邊說：

「你吃吧。我是已經吃過了。」

叔叔說着，就跑了出去。小土根低了頭貪婪地吃，吃得很高興。他心里很感激這個叔叔，但是覺得那嬸媽却有些不能親近。小土根心里想：這嬸媽不比先前那嬸媽和氣，也沒有先前那嬸媽好看。但是叔叔卻是一個好人，跟先前的那個叔叔一樣！

正在一邊吃，一邊想，忽然聽得嬸媽在外邊大聲嚷：

「不曉得那里來的野小鬼！自己飯都快沒得吃了，虧你還領別人來！你有本領你自己養他好了！我不關！」

小土根心跳了一跳，聽得叔叔說：

「不要這樣，阿狗的娘！人家也真的可憐！小孩子家，家也沒有，大人也沒有，不是要凍死餓死嗎？存得好心，總有好報。……並且他也不怎樣小了，可以幫助我們做些小事體，是不是？」

小土根聽得那女人怪聲怪氣地說：

「啊喲！好心好報！準這樣，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苦了！你養他好了！好！你有本領！我不關！」

小土根立刻覺得飯粗硬得不能下嚥。小土根肚子並沒有

飽，但是現在再也吃不下！他放下飯碗和筷，呆呆坐着。

叔叔又走進廚房里來。他看出了叔叔一面孔的不高興。叔叔說：

『怎麼，小土根，你不吃飯了！你要吃飽啊！你放心在這裡好了！我徐金根是這樣的，做好做到底！你不要去理你嬸媽好了！』

他答應了他的新叔叔。他現在沒有一個親近的人，就只這一個「叔叔」。但是這「叔叔」有一個「嬸媽」，小土根想起了「嬸媽」，就覺到一個預兆。什麼預兆？那就是：在這裡一定不長久！

那一晚，叔叔給他一條破舊的藍布被頭，叫他睡在灶背後。「嬸媽」並不睬他，抱了那個常常哭的小孩子，去睡在房裡。小土根聽得「嬸媽」嘮嘮了好久。叔叔呢，並不多開口。小土根很想聽聽嬸媽到底說些什麼話，可是他聽不清。

過了一晌，他不由自主的合上眼睛。疲倦，困勞，灶嘴後的暖氣，催小土根睡熟了。

## 十一 野小鬼

小土根在「叔叔」和「嬸媽」家裏住了七八天。「嬸媽」現在叫他了。不過不是叫「小土根」，却叫「野小鬼」。小土根第一次聽得這個稱呼，簡直生氣起來。

小土根想：「什麼！野小鬼？媽媽的！你是什麼「嬸媽」！你這個黃毛夜叉！厚嘴唇黃牙齒的賊婆娘」！

但是後來聽慣了，漸漸覺得平常。那個女人也看見罵不走他。就想法叫他做許多事情。

那真是做不完的多！小土根幫助「嬸媽」抱弟弟；舂米；澆「油菜」，挑糞；餵鴨子，掃地皮；有一頭賴皮的黑山牛，要小土根管理它，給它切「牛料草」，牽出去躉溜；燒飯盆時候，幫着燒火，洗碗，舀水；……半夜裏，弟弟醒了哭

，「嬸媽」要喊起他，要他抱一會，想法子使他不哭，這是小土根最感討厭的事情！

小土根看見那黃鼻涕，喜歡哭的「弟弟」並不喜歡。簡直一點也不喜歡！

叔叔却是很好。叔叔從來沒有叫過小土根「野小鬼」。有時候還給一些自己種的甘薯小土根吃。小土根真不懂爲什麼這樣一個叔叔會有這樣的「嬸媽」？

叔叔有時候要上鎮去，留小土根跟「嬸媽」在一處，這樣小土根的工作就變得更多，「嬸媽」也罵得越發厲害。小土根恨不得叔叔一直留在家里。

有一天晚上，小土根睡在灶背後，做了一個夢。他夢見爸爸和自己在家里吃飯，爸爸拿一張鈔票出來，對小土根說：

「小土根，爸爸現在有錢了，要替你做一件新棉袍子。你說，你喜歡不喜歡？」

小土根心里很喜歡。說：

「爸爸你馬上做。我很冷！」

他說了，覺得自己真的抖了一抖。

爸爸說：「你冷，那麼，你馬上就穿好了。」

小土根一看，衣服不知怎的就做好了。他來不及把它穿到身上。忽然看見黃頭髮的「嬸媽」走來，奪去了他的新衣服說：

「野小鬼！你怎麼敢穿這件新衣服？這要給小弟弟穿的！」

小土根着急了，說：「是我的！」

「嬸媽」說：「是我的！」

小土根說：「爸爸！你看這個黃毛夜叉！她搶我的新衣服！」

小土根不聽見爸爸說話，一看爸爸不見了。

小土根更加着急起來，對「嬸媽」道：「你怎麼敢搶去我的？是我的！」

「嬸媽」說：「你說，是你的還是我的！這怎麼還不是我的？」

「嬸媽」說着就要打他。他連忙跑開了一點。

「嬸媽」說：「野小鬼？你敢跑過來！」

小土根說：「黃毛夜叉！我偏偏不來！你怎麼樣？」

「嬸媽」又說：野小鬼！你敢來！」

小土根聽得「嬸媽」說了好幾回。後來聽清楚了，「嬸媽」在喊：

「野小鬼！你起來！」

小土根從夢里醒了過來。「嬸媽」在罵：「野小鬼！睡死了！還不起來嗎？」

聽得「弟弟」在哭。又聽得叔叔的聲音說：「好了，不要喚他了！小孩子家好睡些。」

小土根朦朧地應道：「起來了！」

於是小土根從被窩里爬起來，抖縮着身子，摸索到「嬸媽」的房間里。

房間里點了火。「弟弟」哇啦哇啦在哭。「嬸媽」說：「野小鬼，你抱他一會兒。」

小土根揉了揉眼睛，打個哈欠，抱過「弟弟」。他立刻從弟弟身上嗅到了一陣屎臭。就說：「弟弟屎出了！」

「嬸媽」罵道：「要你說！人家不知道嗎？我看你身上也乾淨不到那里去呀！」

叔叔說：「阿狗的娘，你做什麼總是這樣？他又不曾說

了什麼！」

小土根看見「嬸媽」厚嘴唇皮，罵道：

「怎樣！他是你親爹還是你什麼人？要你這樣幫襯他！

」

聽了這句話，叔叔突然從被窩里坐起來，把那個女人打了一巴掌。那個女人就在被窩里蹬腿子，拍床板，大哭起來

叔叔重新鑽到被窩里。黃毛夜叉大哭大叫。

常常有鼻涕的「弟弟」也哇啦哇啦地哭。屎一陣一陣地臭。

小土根抱了「弟弟」，不敢去睡。心里想：這個壞女人！誰叫你這樣？黃毛夜叉！該打！

那女人哭嚷了半夜。叔叔並不理她，自顧自睡。叔叔對小土根說：

「小土根你放下弟弟，也去睡吧。」

小土根答應了，但不知怎樣却不敢去睡。一直抱弟弟到天明。弟弟老早又已經睡熟了，但是他不敢遞給那女人。說老實話他有些怕她。連和她說話都怕！

第二天，叔叔起床之後，一面孔不高興，到鎮上去了。那個「黃毛夜叉，老早已經不哭了，跑到廚房里燒飯。「弟弟」還睡在床上。小土根呆在一旁。

「嬸媽」翹起厚嘴唇皮，說道：

「野小鬼！死了麼？你倒是人家的親爺爺，吃安逸飯，碗都不曉得幫人家洗！」

小土根剛打了一個哈欠。昨晚上只睡得半夜，所以現在疲倦得很。聽了「嬸媽」的話，馬上就跑過來，打了一桶冷水，從破樹里端出碗，放在桶里洗。那樣冷的水，幾乎把他的手都凍斷了，他撮着嘴唇，呵他那像紅蘿蔔似的手。一邊呵，一邊洗。

但是當他把碗一只一只從桶里取出來的時候，他失了手。一只碗跌到地上：

「撒朗！」

小土根呆了。望望「嬸媽」的面孔。那個「嬸媽」像給誰摔痛了她的屁股，從地上跳起來。順手照準小土根的面，就是一巴掌，打得他頓覺得天昏地黑！

那女人罵道：

「野小鬼！清天白早的你就攢東西！什麼事情待錯了你了？野小鬼！死浮屍！爲什麼要死到人家這裡來呢？」

小土根摸着漸漸在腫起來的面孔，一邊哭，一邊罵道：

「黃毛夜叉！你做什麼便打我？人家又不是有心打破了碗！你做什麼便打我？你打死我好了！你有本領打死我好了！」

小土根像東瓜似的滾到「黃毛夜叉」身邊，把腦袋擡她。那個破絨帽揉落到地上。

「黃毛夜叉」更加發火了，拳頭挨着小土根腦殼上儘量啄着，一邊連連嚷：

「野小鬼！做什麼就不好打你？打死你這野小鬼也不要緊！」

小土根的腦殼上吃打不起，就把腦袋伸了回來，和那「黃毛夜叉」對打着，還用腳踢。什麼！他小土根難道還怕這個「黃毛夜叉」嗎？他拚着不住



這裡，可再不能受「黃毛夜叉」的欺侮了！他用手打，用腳踢，還用嘴巴咬，一下子咬着「黃毛夜叉」的左手。

「啊唷！你咬人麼？野小鬼！爛浮屍！小私因！滾出去，你給我馬上滾出去！」「黃毛夜叉」喊着痛，一邊推小土根。

小土根全不理她，用全力和她對打，看中她吃不起痛的地方，猛力進攻。

小土根一點也不覺得難受。他肚皮裏受的氣，要在今天統統發洩出來！那個「黃毛夜叉」氣喘吁吁地罵，一邊拚命想把他推出去。

小土根和「黃毛夜叉」撕扭了一會，覺得力氣漸漸沒有了，就踢了最後的幾腳，搶了地上的破絨帽跑了。一邊跑，一邊還隨時回過頭來和「黃毛夜叉」對罵：

「黃毛夜叉！厚嘴唇黃牙齒的賊婆娘！你道我怕你麼？你道我希罕在你這裡住麼？你這個黃毛夜叉！你今晚睡下去就要死掉的！」

小土根很爽快地離開了叔叔的家，他心里遺憾的是沒有跟那好叔叔道一聲別。

小土根重新又變做沒有家的人了。但是這一次，一點也不難過。

## 十二 「十一軍」和乞丐

小土根沿着大路，向東南跑，一個多鐘頭之後，到了一個市鎮。小土根馬上問明了：這是任鎮。

大土根看見了希奇的事情。在這個市鎮的街道上，來來往往的人非常之多。屋子雖經過火燒，但是新蓋了許多草屋。有許多小商人在里面做買賣。路旁邊也臨時擺設了許多做交易的小攤頭，有賣香煙的，有賣茶食的，有賣雜貨的，有賣小吃的，……小酒肆和茶肆非常之多。在來來往往的人們中間，小土根看見一種最奇怪的人。他們大都袒開了胸前的衣服。他們穿的都是老百姓的服裝，但是他們的腰里掛着「盒子砲」，或則在肩頭上搨一管步槍。他們不像「湖南人」，「湖南人」都是穿軍衣的；也不像老百姓，老百姓怎麼拿

着槍？

小土根不懂他們到底是什麼人。他從來沒有看見過。

小土根試着找機會聽他們講話。他聽到了。有些人說話時舌頭是「彎」的，舌頭「彎」的那該是「湖南人」，但是有些人說話的時候，聽不出他們和「本地人」有什麼兩樣。真奇怪！那是些什麼人，都拿着「傢伙」？

關於這些，雖然小土根是在娘娘廟鄉村小學讀過書的，但是也一些都不能懂。

但是這些他漸漸並不注意了。小土根覺得重要的，就是肚皮已經很餓。肚皮餓真不是好玩的事情！

他在街道上蕩來蕩去。他在饅頭攤旁邊站了一會，看蒸籠上冒着汽水，饅頭在噴着香味，站了好一會，小土根嚥了嚥唾沫，走開了。

小土根馬上又看見了一幫小酒肆。有許多不像兵也不像老百姓的人。在里面喝酒，他們大聲說話，聲音好像在吵架似的。他在那裏站了一會，嗅着里面飄出來的酒香，菜香，飯香，……小土根肚皮咕嚕咕嚕地叫個不住。

小土根連連嚥唾沫，但是，沒有一個人看出小土根在肚

皮餓，而叫他進去吃飯的！

他一直挨餓着。時候已經下午過後了。他自己也相信：現在每次倒霉事情之後照例來的好運道，不會再臨到自己身上的了。肚皮餓得一刻比一刻厲害，但是沒有地方可以弄到飯吃！

他明白：要吃飯，就得問人家討。但這是多麼難為情的事情！他向來最討厭叫化子的。問人家要飯，可不就是叫化子！這怎能是小土根做的事情？

但是，真真的，肚皮餓得很厲害！只有餓肚子的人才知道餓肚子的不好玩！

可不是沒有辦法的事？

小土根看見有一個醜醜不堪的叫化子，一邊唱着，一邊跨着一種奇怪的步子，走到每一店家和貨攤的面前要銅元。如果人家遲着不給，他就隨意拿起一件東西來，頂在他的鼻子上，一邊哼哼地唱，直到人家給了他才走。

最使小土根吃驚的一次是，他看見那叫化子到一家肉舖子里要錢，他在肉案上拿起一把斫肉的大斧頭，頂在他的鼻子上。



那把鋒利的斧頭搖晃着，就像馬上要從那叫化子的鼻子上跌下來。

那可真了不得！

但是斧頭並不跌下，那

個乞丐還扭着身子，嘴巴里哼着完全聽不懂的歌兒。後來，肉舖夥計丟給了他一個銅元，他才取下鼻子上的斧頭，重新放在肉案上，跨着奇怪的步子走了。

小土根想問人家要飯或是要幾個銅元。但是他完全沒有這種本領！

小土根從新再注意到叫化子。

叫化子們真多得要命。一個接着一個，這家討到那家，在鬧忙的人羣里擠着。他們在店舖和貨攤上要銅元，也有向走路的人要的，有幾個胆大的，問那些剛從酒肆里出來的人要，那些人大都是拿「傢伙」的，面孔吃得紅薰薰，走路略微有些偏，吃得半醉了。他們很闊綽，一摸就是一大把銅元，有時候，也有角子。……

小土根看得幾乎眼紅起來。

但是小土根馬上看見了一個倒霉的叫化子。他剛想擠到別的叫化子中間去，却剛巧踹着一個不是兵也不是老百姓的人的脚，於是立刻吃了一記好響亮的巴掌。那個叫化子吃了打，還賠不是，說：

「老爺，…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

「眼睛不睜睜開的，亂踏些什麼！」那人罵着

「對不起！對不起」！

小土根很覺得這個叫化子受了委屈。踹着了一點脾，有什麼大了不起呢？却要挨這樣打和罵！先前的「湖南人」並不是像他們這樣的。這些是什麼東西！雖然想必是「大好佬」，但是「大好佬」却不作興這樣呀！

小土根，不久，眼光又給另外一個叫化子吸引了。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叫化子。小土根看見他有鬍鬚，所以相信他一定已經有了五十多歲。爸爸有一點兒鬍鬚，所以只有三十七歲。小土根看見他手里搖着三塊長方形的木板，用繩子串着的，搖出了聲音：浙浙册！浙浙册！浙浙册！一邊站在人家店門口唱；那聲音簡直像哭似的。

他討到了銅元，一個一個丟到他的銹鐵罐頭裏去。隨後

，浙浙册浙浙册的，搖着木板到隔壁的人家再去要。

小土根盡量觀察這一批叫化子。

他承認：不久他們就將成爲他的同業。雖然他還沒有跟人家開過一次口，但是他已經定了主意，要找一個機會，要等自己的胆子稍微大一些，要再多看些榜樣。

他看到特別多的叫化子感到有些奇怪。日本兵沒有來之前，在隨便那一個市鎮，他沒有見過這麼多的叫化子。

他看到一個弄蛇的叫化子。把一條小青蛇穿到鼻孔里去，又讓它從嘴里游出來，那條蛇好像睡着了似的，那叫化子不玩弄的時候，就蜷纏在他的臂上不動。他有些害怕，幾乎不敢多看。……

他另外又發現了許多叫化子。那些叫化子並不像先前那些，會顯本領。他們只會伸出一只手，問人家要銅元，或者站在酒肆邊要贖飯吃。他們要到的銅元並不多。有些人和店舖簡直不睬他們。

他們大約都是剛學討飯的。他應該大一大胆子，學他們一樣。小土根覺得像他們那樣的要飯，是不難的。但是他却老是不敢開口。連試一試的勇氣都沒有。

他警告自己：小土根！你要把胆子放大些，要不然，你只能餓死！

但是，這是多麼難為情的事情！

他躊躇了好久，突然鼓起了很大的勇氣，跑到一個雜貨攤的面前。他預備這樣說：

『老板！可憐我是逃難出來的小孩子，給我一個銅板好不好？』

但是這，小土根沒有說出。他跑到了那雜貨攤面前，又很快地跑過了去。因為他忽然又胆怯了！

費了很大力氣，又把勇氣恢復過來。這次他下了大決心，一定要討到一個銅元！他反覆背誦着那句說法：

『老板！可憐我是逃難出來的小孩子，給我一個銅板吧！』

他跑到一家藥材店的門口。胆怯地向四周看了看，就衝着夥計們說：

『老板，…給我一個銅板…』

真糟糕！說得一些也不伶俐！並且又漏了一句要緊的話

！

夥計們並不響，却對他看。小土根覺得面孔熱起來，連忙走開了那邊。仍舊沒有要到一個銅元。

隔了好一會，肚子餓得更響了，咕嚕咕嚕地吵。小土根給肚皮逼得沒法，試了最後的一次。那一次是在家較大的茶食店，里面有一個和氣的老頭子一邊看了看小土根，一邊說：

『怎麼現在的小叫化子這樣多呀！』

他說着，隨手丟了一個銅元出來，小土根馬上拾起了它，很快走開了。

這一次，他成功了。

### 十三 小伙伴

一到了晚間，店家很早關了門。街上來往的都手里亮着電筒，都是小土根覺得奇怪的那種人——不是「湖南人」也不是老百姓。

天氣也愈加冷。小土根抖着。他打着哈欠，想找一個地方睡。

可是什麼地方好讓小土根睡？街上嗎？太冷！屋子里嗎？怎樣可以走進去？

小土根來回找了一會，找到了一個地方。

他看清楚了，那是一所學校。大門開着，里面可沒有人。在現在學校並不開學，老師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學校里面全是空落落的校舍，課桌和課凳也不知道哪里去了。地

上彷彿有些柴草，腳踏上去時，蘇蘇蘇的響起來。還有馬糞臭。小土根相信那是曾被日本兵住過的。

他摸索到最里面的一間。那間屋子的門虛掩着。他剛想再摸進幾步時，脚下却踏着了一件東西。他嚇了一大跳。

那件東西也嚇了一大跳，說：「誰？」

小土根聽出了是一個人的聲音，並且也是一個孩子的聲音。就回說：

「是我。」

他竭力搜看：在地上躺着一個孩子，鑽在一件不知什麼東西的東西里面。他奇怪怎麼也有人願意住到這裏來？

那孩子也看出了那大約是一個新的同伴，就不響了。小土根摸索在一邊蹲下來，打算睡覺。

但那里睡得着？身上又沒有一點東西遮蓋。看那孩子身

上彷彿蓋着幾塊麻袋，身子縮做一團，好像一只狗那麼睡着，但是沒有睡熟，彷彿也在注意他。



小土根抖着，雙手交叉

在自己的胸部。過了好一會，不聽見那個孩子說話，却聽見他的鼻息，小土根以為那個孩子已經睡熟了。小土根一邊打哈欠，一邊格格格地咬牙齒。

忽聽得那個孩子在說：

『喂，你沒有東西蓋嗎？』

小土根抖着說：『嗯……沒有……』

那孩子又不響了，隔了一會說：

『你睡我這邊來好了！』

小土根像拾着了什麼好東西般地歡喜，慌忙爬起來，挨將過去。那孩子指着腳邊說：

『你睡那邊好了。』

小土根脫了鞋子，將身子塞進蔴袋里去。果然，那是些蔴袋。小土根碰着了那孩子的身子，覺得一陣暖氣。

那孩子說：『你凍得好厲害！你還在抖！』

小土根應着：『嗯……』

那孩子問道：『你叫什麼名字？』

小土根說道：『叫小土根。』

『你爲什麼弄得這樣的呢？』

「我的家給日本兵燒掉了，爸爸又給他們拉伏拉了去。贖我一個人，親戚家也燒掉了，所以這樣……。」

「你白天在做什麼？」

小土根幾乎要紅面孔，硬着頭皮說：

「討飯！你呢？」

那孩子道：

「跟你一樣。」

「但是怎麼我沒看見你？」

「我在害病。還是昨天午後睡在這里的，今天一天沒出來。」

「那你吃飯怎樣的呢？」小土根表示關心。

「我沒有吃。也不怎樣餓。」

小土根馬上親切地道：「倘使你明天還不能夠起來，我替你去要一些來你吃。」

那孩子表示感激道：「好的。」

小土根開始覺得暖了一些。他和那孩子擠得很緊。那孩子也向他身邊擠近去。小土根問那個孩子道：

「你的名字叫什麼呢？」

「我嗎？我叫陳福慶。」

「你家里怎麼樣？」

「跟你差不多。我家里在平湖。父親在上海一家南貨店里做「朋友」。日本人來的時候，我媽媽帶了我一路逃到這里。在路上給「十一軍」挖腰包，搶去了身邊的錢。後來媽媽竟生病死了！我一個人在這里討飯。我已經討了一個多月的飯。……我媽媽的屍體就埋在那邊「化人灘」上。我想回到平湖去，但是不認得路，並且平湖有日本人！……怎麼去得成呢？」

小土根詫異道：

「你說「十一軍」搶了你們的東西，「十一軍」是什麼呢？」

陳福慶道：

「怎麼，你連「十一軍」都不知道嗎？你白天不看見嗎？那些在街上跑來跑去，帶「傢伙」的全是！」

那些不像「湖南人」也不像老百姓的人原來就是「十一軍」嗎？小土根可剛才弄明白。

「那麼他們為什麼叫「十一軍」呀？」小土根就問陳福

慶：

『是人家這樣叫他們的。「十一」合攏來就是「土」字，就在說他們是土匪。他們自己叫自己，可不是「十一軍」，却是「游擊隊」，說是要打日本人的。但是日本人來了，他們就逃，從來不和日本人打的。還有一種真正的游擊隊，看見了他們也要打，他們總打不過，總要逃。等人家去了，他們再來。』

小土根說道：『哦！他們原來就是強盜，但是他們爲什麼不在鎮上搶東西呢？』

陳福慶道：

『你不知道，鎮上每月出了很多錢的，說叫他們保護，其實就是叫他們不要搶。』

在這個時候，忽然聽得遠處狗吠的聲音，並且發現了一個鎗聲：砰！

陳福慶用腳輕輕踢小土根低聲說道：

『你聽！他們又在鄉下搶了！這裡四周的鄉下人家每夜要遭搶的，有時還常常打死人！』

『哦？』小土根應着，一邊尖起了耳朵聽。

狗叫的聲音一忽兒停了，一忽兒又有；鎗聲也時或聽到。  
○外面街道上很少有人走過。

小土根緊緊和陳福慶擠在一起。小土根明白「十一軍」  
不會來找着他，但是，不知怎的，心里有些兒害怕。

## 十四 大麻雀蛋

在早上小土根和陳福慶差不多同時醒來。跟陳福慶貼近的半個身體很暖，靠外邊的那半個身却很冷。小土根睡不住，從蔴袋下面鑽出來。

陳福慶從蔴袋底下伸出腦袋來問道：

「怎麼，你起來了麼？」

小土根回答：「起來了！」一邊看清了陳福慶的面孔。一面孔的雀斑，活像一個麻雀蛋。

小土根又問道：「你覺得好些嗎？」

「好多了！我等會兒也要起來呢！」

小土根說：「你還是睡着吧，不要起來。我給你去弄一些飯來。」

陳福慶把自己的食具交給小土根。那是一只洋磁盃和一只破舊的罐頭。小土根拿着它們出去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小土根很順利地回來了，拿着滿盃半熟的飯和半罐頭湯汁。對陳福慶道：

「你吃吧，飯還有些暖的，快些吃。」

那個麻雀蛋從蓆袋底下滾出來，一邊說着謝，一邊接過來，然後在蓆袋旁又拿出一雙幾乎發黑的筷子，吃着飯。

陳福慶向小土根道：

「你自己有沒有吃過呀？」

「我在外面吃了一點。」小土根回答說：

但是小土根實在還沒有吃。他的肚皮已經餓了，但是陳福慶已經一天多沒有吃飯，自然應該讓他先吃。小土根很懂得怎樣表示禮貌和友誼。

他瞧着陳福慶吃。那飯和湯很快的塞進麻雀蛋里面去。雖然在害病，可是陳福慶很顯出了胃袋的本領。

等他吃完，小土根說：「你再睡吧，我出去一次。」

陳福慶說：「做什麼又要出去？你等一下，我就要起來了，和你一同去。」

小土根說：『這樣不好，你再睡……我還沒有飽……去去就來。』

陳福慶感激地說：『哦，我知道了！你還沒吃飯呢！把要來的統統給我吃了！』

小土根回身向外面走去。陳福慶喊道：『喂，你有沒有裝飯的傢伙？』

小土根回答說：

『沒有。』

『你把我的拿去。以後我們再找一副，外邊屋子里有空的罐頭，是日本兵留下來的，可以選一個用用。』

小土根走到外間里。

果然在地上有很多半鏽的空罐頭，雜在亂柴草里邊。小土根選了一個，拿到河里去洗了，然後拿着這食具到各個飯館子里去試運道。

等到他回到「寓所」，陳福慶已經在爬起來。小土根發現他的伙伴比自己要高出半個腦壳。他的伙伴高興的喊：

『我一點都不覺得怎樣了！我們等下子再一同出去。…你瞧我面色好不好？』

小土根看了看，點點頭說：

「很好。」

但是小土根實在看不出什麼好。他的伙伴的面孔是既不白又不黑，帶着些灰色，那上面是密密的一點點的斑點。恰像一個好玩的大麻雀蛋！

## 十五 那一夥

小土根的新伙伴很快恢復了康健。小土根跟他合了夥。一同幹他們的營生。

他們一同耍飯，也一同玩。小土根漸漸習慣了這種生活。漸漸找到更多的朋友。

小土根認識了宋小田，李阿金兩個。他們也是小叫化子，但是他們都有大人。宋小田有一個瞎眼的爸爸，李阿金有一個老太婆，是他的祖母。小土根又結識了小六子，小姐，胡小三子，他們是拾東西的江北小孩子。他們住在有棚的破江北船上。

小土根和他的伙伴常常結着伴玩。祇要肚皮飽了，或者身上不是冷得要死，那末，小土根總是寧願玩的。

他跟他們一起跳，追，甚至吵架，但總是很快恢復友誼

有時候，他要到了幾個銅板，便和他們「攢銅板」。他跟他們學會了這一個玩意兒。他們實在都是很好的伴侶，年齡又跟小土根差不多。頂小的就是小妞，但是她有哥哥胡小三子保護着的。

除了少一個家外，小土根竟有時覺得像在銀沙嘴。——在那里，小土根和黃阿順，許連生，張二才，張二狗，胡阿炳他們混在一塊玩。有時，他們在海塘上打塗，放火燒茅柴；或則赤了腳在海灘上拾沙蜒，「鉄門門」，小米蝦，常常可以括到許多許多；或則坐在海塘上，看海浪像跑馬般衝上塘下的石塊上，石塊上濺起大朵的浪花，舢板在波濤里移來移去，耳朵邊全是荷荷荷的波浪聲音……。

海大約仍舊在嚷，在奔跳；但是黃阿順呢？許連生呢？張二才弟兄倆呢？……他們都在什麼地方？他們想不想着小土根這個老伙伴？還有爸爸呢？他現在正在什麼地方？他料得到他的小土根現在現問人家要飯嗎？他還會回來嗎？如果回來，怎麼能夠找到小土根啊？

一切都慢慢習慣起來，只是在想到這種事情的時候，小土根就有些難過。

難過有什麼用？弄到怎樣就怎樣！小土根又常常這樣安慰自己。

有一天，伙伴們在鎮梢上玩。從市街上出來另外的一批孩子。他們都是跑茶館賣香煙的。在這個時候，賣香煙的孩子特別多，他們常常拿着紅錫包煙盒子，或則提着小籃子在茶館，煙墩，和市街上串來串去。他們的地位比小叫化子高一些，所以他們不高興和小叫化子們混在一處玩。他們有他們的一夥。有時，他們和小土根一夥吵架。那些孩子們一邊指手劃腳地說話，一邊對小土根他們含着敵意地看了一眼。其中有一個唱道：

「尼尼尼尼」是喊你，

「八個野鹿」就動氣。

「醒交醒交」給點伊，

「阿立阿篤」假客氣。

這沒有什麼！是在唱日本烏龜的。但是隔了一下，那個孩子又唱了：

漢奸小廝三，  
祇好苦討飯，  
碰着小爺爺，  
吃個手榴彈！

他唱着，姑意又向小土根他們做鬼臉。其餘賣香煙的孩子都笑起來。

忽然，宋小田迎上去問道：『你在罵什麼人？』

那個孩子露出很兇的神氣說：『怎麼樣？誰攔上來就罵誰！』

那孩子的一夥幫他道：『就是罵你這個小叫化，便怎麼樣？』

宋小田氣得儘霎着眼皮。頭頸上青筋直冒。小罵道：

『你們自己才是小漢奸！人家沒惹你們，做什麼就罵人？』

伙伴們當然幫「自己」人。陳福慶挺出來說道：『你們無緣無故來罵我們，這算什麼道理？你們中國人欺中國人，那才是漢奸！』

小土根最同意陳福慶這種罵法。小土根對於這個麻雀蛋

最有好感。小土根是讀過書的，陳福慶也讀過書，而且比小土根高一級。小土根承認陳福慶是有學問的。這種罵法就是有學問的人的罵法。

小土根馬上也表示生氣：『小漢奸！中國人欺中國人！』

那一夥孩子給這一種反罵弄得生了氣。就捲袖子，伸拳頭示威道：

『罵你們這些死叫化子是小漢奸，看你們敢怎樣！有本領，就跟我們打！』

他們完全在挑戰。

小土根那一夥可不怕。李阿金和宋小田也攙着拳頭喊：

『怕你們才不是好漢！』

簡直他們兩個就要衝上去了。小妞這個女孩子，一邊想表明她的公正態度，一邊又恐怕他的哥哥胡小三子也加入衝突，所以就向對方說道：

『唉，你們這些人不對！人家又不惹你們，做什麼罵呢？』她一邊說，一邊又扯她的哥哥說：『哥哥，你不要跟他們纏呀！』

但是她的哥哥也早在磨拳擦掌，準備幫伙伴們廝打了。他喊道：

『你們仗什麼勢要欺侮人？要打就打，那一個怕你們？』

雙方終於打起來了。大家廝扭着。

小妞並不參加，站在旁邊叫他的哥哥不要打。但是胡小三子並不睬她，跟對手打得愈加起勁。忽然這時候小妞也給敵人打了一記。他們完全不顧小妞的中立地位！因此，小妞哇的哭起來了。

胡小三子撇了他的對手，就撲那個打他妹妹的敵人，但是胡小三子在這個時候，吃原先的那個對手打着頸項。小六子則被一個比他大的對手打得沒有招架，就一溜煙地溜走了。



形勢漸漸不好。小土根和陳福慶雖然和敵人打個平手，但是宋小田，李阿金，胡小三子都看看有些招架不住。

最糟的是小六子竟跑了，

小妞又在哇啦哇啦地哭！

小妞哭了一會，就一邊罵，一邊哭到江北船去。胡小三子恐怕回去給爸爸打，怪他不領妹妹，所以很着忙地丟了敵人，跟着她，勸她不要回去，又勸她不要哭。

小土根大大的發怒了，拚命的攻擊他的敵人，兩手揮動得好像電風扇葉子，望那個孩子的光頭上敲。那個孩子雖然熬得起痛楚，但最後一記却打着了他的鼻子，終於掩着鼻子蹲在地上哭了。

這一個大戰，全體說起來，小土根一夥是輸的，但是小土根却並不覺得不高興，因為他自己打勝了一個頑敵。

小六子在遠處迎着他們，但是吃大家一頓臭罵。小妞總算沒有哭回去，小土根用個人的名義向她保證：

「他們隨便那一個，下次再欺你的時候，有我來打他！」

小土根挺着胸脯，顯然覺得自己很英雄，並且也相信小妞已經把他當做英雄。

「麻雀蛋」的面孔因為打架變紅了，也拍着胸脯說道：「誰怕他們！他們人數比我們多一個，小六子老早要緊

跑，不然，我們打得過他們！」

小六子哭喪着臉說：「他打痛了我的腦袋，他，人又比我大，叫我怎樣打得過呢？」

李阿金忽然說：「我們走！我的祖母在找我了！」

大家一看，那個衣服又髒又破的老太婆，手里拿着破籃子，倚着根竹棒，從市街里在走過來，走路一蹶一蹶，好像她的腿上給狗咬去過一些什麼。她在顛巍巍地喊：

「阿金！阿金！我看你要玩昏了！什麼時候了，老是想玩！你還當是先前的日子嗎？」

李阿金首先奔了過去。那老太婆就把他周身看了看，露出又憐惜又生氣的樣子說：

「你不要在打架吧？」

「我沒有打架」。李阿金抵賴着說。

「我看你好像打過了架的樣子。你不要打架呢！現在不是先前的日子，給人打壞了，可沒有人來照顧你的啊！」

那老太婆說着，幾乎有些傷心，一邊摸着李阿金的頭，一邊用昏花沒神的眼睛，對小土根他們望了望，於是又從她的破籃子摸出一個大瓶，遞給他的孫子，隨後攜了他，一蹶

一蹶地走了。

小土根望着她們祖孫倆的背，又望望其餘的伙伴，不禁感到一重很深很深的悲傷。在小土根的面上，爸爸的影子彷彿晃了一晃。他拚命忍住，不讓眼眶里鑽出眼淚來！

## 十六 好運道

這種生活，自然是並不麼樣「開心」的。第一，身上常常很冷，最苦惱是到了晚上，身體放到什麼地方都是一樣，凍得幾乎要僵；第二，在肚子很餓的時候，往往不能馬上弄到些東西吃，所以爲這個緣故，有時弄到些東西，就使肚子已經飽了，也得拚命吃下去，吃得肚子發脹得像皮鼓，走路簡直有些兒痛。

第三，小土根覺得最難過的，就是沒有一個家！家怎麼好沒有？小狗尙且有狗窠，老狗用舌頭舐它的毛，在狗窠裏打滾，嗚嗚地撒嬌。小土根反而沒有家！如果本來沒有，倒也罷了；但是原先是有的，可是被日本烏龜搗燬了！

這些日本烏龜！還要把他的爸爸拉伏拉得去！這不是專

門跟小土根搗蛋嗎？

小土根雖然有熱心而且勇敢的伙伴，但是總覺得缺少一樣最重要的東西。那是什麼東西這樣重要呢？小土根說不出，並且也不敢想下去。

在他的面前，小土根常常覺得，好像有什麼東西站着，有時也站在他的頭頂上，或者屁股後面。那簡直是妖怪，但又不是妖怪！它彷彿總要吞吃小土根，只要運道壞起來，他就要被它吞吃，但是那壞運道總有一天要來，他覺得自己總有一天要被它吞吃，像爸爸，「叔叔」，「阿太」，「孀媽」他們一樣。

小土根有些不安。他明白：只有這種妖怪滾走了，或者把它殺死了，那才大家可以有「太平」。那才大家可以像平常一樣過活。

這種妖怪，小土根是知道的，除了日本烏龜，還會是什麼？

那些「十一軍」爲什麼不去打日本呢？他們有槍有刀，却只曉得搶人家的腰包，看見日本人就跑了！叫小土根有一管槍，可就不客氣。有了「傢伙」，看見日本烏龜還怕什麼

？巴！巴！來一個！打一個；來一雙，打一雙！

唉！那些游擊隊在什麼地方呢？人家都說：日本烏龜看見了游擊隊最倒霉：碰到了就該死。這些游擊隊專門找日本烏龜打，「十一軍」看見他們也害怕。但是他們爲什麼不到這個地方來呢？趕跑這些「十一軍」可多麼好！

小土根相信那些游擊隊一定是很高很大的人，或者就是「湖南人」，他們統統有鎗，有刀，他們或者都穿蔴鞋，肩上背一根毯子，面孔很黑，很兇，不然「十一軍」怎麼會見他們害怕？

然而這很難說得定的。或者游擊隊今天晚上就會到這裏來，或者明天來也不一定。小土根聽得街上有人在講：君山已經有真正的游擊隊，他們打日本烏龜，打土匪，不擾亂老百姓，不收捐，不……總之，非常之好，完全跟「十一軍」不同。小土根心跳了跳。聽說這種游擊隊也希望老百姓加入進去幹；如果他們也答應收小孩子，小土根願意第一個進去。

。

小土根打定了主意。只要游擊隊一到這裏，他要跑去說

：

「我要加入游擊隊。我要打日本烏龜！你不要笑，我年紀已經不小了！

於是游擊隊就說：

「小土根，我們歡迎你加入。」

想到這個地方，小土根就非常高興，嘻啦着嘴，唱起來：「起來！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！把我的血肉，築成……」。

但是游擊隊並不就來。什麼時候，他們會到這裏來呢？

一天，小土根還沒有跟陳福慶，宋小田，小妞他們混在一處，因為那時候大約在十一二點鐘，正是大家忙着要幹各自的營生的時候。小土根看見一個很體面的人，穿一件大衣，跨着很快的步子，腦袋朝上仰着，雖然照皮膚的顏色上看起來，他先前並不是一個上流人，但是現在的穿着，却是平時的上流人們所常常穿的。

小土根看見那個人兩只手搖蕩個不住，大步走着，簡直快得像一團風滾過，忽然托的一聲，從那人的大衣里面，落下一包東西，就落在街上。

小土根搶先拾了起來，馬上聞到一股氣味。小土根曾經在「煙墩」屋前走過好幾次，所以明白那是鴉片的氣味。

他老老實實地擎着手搖着喊：

『先生！先生！你丟落一包東西了！』

那個人回過頭來，馬上明白他遺落了重要的東西，於是  
很感謝的接過小土根手中的東西，一邊從身邊摸出一張鈔票  
給小土根道：

『給你。』

小土根一看，那張鈔票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很大的字：

『伍圓』

他簡直歡喜得發呆了，不知道怎樣說好，但是那個人不  
等小土根道謝，馬上又像一團風  
似地滾着去了。但是沒有滾得多  
遠，那個人忽然又立住，回過頭  
來對小土根喊：

『你走來！』

小土根走了過去。『你叫什  
麼名字？』那個人問：

『小土根：』

『你有沒有大人？你在這裏



做什麼的？」

『我就祇一個人，在這裡不做什麼，……討飯。』

『好』，那人說：『我看你這個孩子很好，你倘使高興，你就跟我去。吃飯，衣服，睡覺，你都不用擔憂，你自己打算打算，看好不好？』

這時候，旁邊有幾個閒人說：

『好！你這個小叫化子，可要發跡了！老板存心提拔你，你不用討飯了！跟老板去，有得福享呢！』

那個老板好像並不注意那些人的奉承，問小土根說：『怎樣呢？』

小土根又歡喜又憂愁地說：

『好的。……不過我還有幾個朋友……』

那個「老板」說：「唉，你不要管他們了！跟我走吧」

；

小土根又捨不下他的朋友，又捨不下自己的好運道。

這個時候，陳福慶跑在什麼地方？如果在這裡可多好，小土根要招呼他一同去，或者他不願意去呢，就把這五塊錢送給他，實在說起來，陳福慶算得是一個好朋友，雖然認識

得沒有多久，但却是非常要好。

但是一定的，那個「老板」不能等待他的朋友來。

但是使那個「老板」非常之吃驚，小土根響也不響，飛也似的跑了。

小土根瞥見了「麻雀蛋」，在人叢里那個有趣的「麻雀蛋」，搖晃着。小土根奔上去，喘着氣說：

『陳福慶，你跟我一道到那個人家里去，好不好？那裏有吃，有穿，有睡覺的地方』。

他指着那個穿大衣的好心人。那個好心人做着手勢，招呼他過去。

陳福慶說道：『我不去，他又不叫我去。』

『我求他帶你一同去。』

『不要了！你自己好了。』

陳福慶並不願意去，小土根沒有辦法，急忙地遞給他那張鈔票說：

『那個人給我的，你拿去用好了。』

小土根看見麻雀蛋的面色漸漸轉成紅色，不肯接。小土根道：

「唉，你怎麼這樣的呢？你拿去用好了。我用不着它。我去了，過幾天或者來看你，再叫你去。……」

陳福慶收下錢。小土根回頭就跑，又回過頭來望「麻雀蛋」，但是那個蛋有些溼了。在流淚呢！

小土根睜了睜眼睛，也有些兒酸。小土根恐怕那個好心人笑他，拚命忍住眼淚，不敢再回頭去看陳福慶。

那個「老板」問道：「怎麼樣，好跑了麼？」

小土根點點頭說：『唔……』

那個人帶着小土根走，在田野里走得很快，一邊隨便問起小土根的身世。

小土根告訴他，那人說：

「啊啲！簡直是個小難民呢！」

小土根想了想，就問道：

『先生，您叫什麼名字呢？』

小土根因為要表示恭敬，不敢用「叔叔」或「伯伯」的稱呼。

那人露出些笑來，也露出一個金牙齒。他的粗眉毛稍微跳了跳，說：

「哈，我嗎：我姓李，…大家叫我阿根老板的就是。」

小土根漸漸有些明瞭，他是碰到怎樣一個人物了。在那時候，「十一軍」的首領和頭目，大都被稱為什麼老板的。

小土根有些兒害怕，但是現在他怎麼可以跑呢……回去呢，是冷，餓肚子，……況且，那個「老板」倒也並不可怕，對他很不錯。

他打定了主意，隨地去吧！弄到哪里是哪里！

不久，到了一個小鎮。大約有幾十家住戶和店舖，也有四五間茶館和小酒舖。在鎮梢一家矮小的屋子里，他們走了進去。

小土根馬上看見好幾個掛盒子砲的人向阿根老板圍了攏來。他們對他十分恭敬，但是從不行禮，並且大家亂嘈嘈地說話，就是在阿根老板說話的時候，也插嘴進去。

一個年紀約摸三十左右的人，黑皮膚，短腿，走起路來好像一隻鴨子，歪戴着帽子，擡起衣袖兒，看見了小土根，就問阿根老板道：

「老板，這個孩子是誰？」

「哦，我帶來的。……說起來，幸虧他，我今天在任鎮

街上走的時候，身邊的「貨色」不知怎樣落掉了，這個孩子忙巴巴拾起，追上來還給我。……你想：十五兩土，現在市價是四十二，一共要六百……六百三十塊錢呢！」

阿根老板一邊說，一邊從大衣袋里摸出他的「貨色」來，打開外面的紙包，和那人看。其餘的人也都把腦袋湊過來

那個黑皮膚的人顯然身份和阿根老板差不多。他望了望小土根，笑笑說：

「你叫什麼名字呢？看不出倒是一個老實頭！」

「叫小土根。」小土根覺得這個人很可怕，笑的時候，簡直像在生氣，他的面孔很兇惡，眉毛很粗，眼睛很小很黑，看着人的時候，簡直要使人抖起來。嘴巴像鱷魚的嘴。

阿根老板把手里的「貨色」放到桌子上，對小土根說：

「他就是祥老板。這裡都是我們的伙伴。你聽我們的話，住在這裡，不給你苦吃。」

小土根應着，從今天起他要過一種陌生的生活，這種生活他做夢也沒做到過他簡直有些慌張。

但是一到吃飯的時候，小土根漸漸定下心來。他跟阿根

老板，祥老板。和其餘的「十一軍」們吃了一頓很豐盛的飯菜。他起初吃得很客氣，後來看見大家並沒有和他講客氣的意思，就也大嚼起來，揀大塊的肉和魚，往嘴里送。

小土根吃得幾乎脹破肚子，在小土根的一生，很少吃過這樣菜。就是在親戚家「吃喜酒」的時候，也最多好到這樣。

到了晚上，根老板和祥老板，對面臥在一隻床舖上，他們的中間，燃着一盞小燈，他們吸着鴉片。小土根很新奇地望着他們，於是阿根老板向他宣佈：

「小土根，你好好在這里。你就算做我的勤務兵好了。」

小土根唔了一下，望着阿根老板的臉在煙霧里化成一個很奇怪的形象。

但是「勤務兵」，就是什麼呢？小土根一點也不知道。「勤務兵」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呢？小土根也全然沒有知識。

他只是自己告訴自己：

小土根，別管勤務兵什麼兵！弄到哪里是哪里！等機會再混到別處去，總不成一生混在「十一軍」隊里的啊？，

小土根漸漸安心了。

## 十七 你說恨我們不恨

到了很夜深的時候，那小屋子里擠滿了人，比白天還多許多，不曉得他們都從哪里趕來的。那些人攜着步槍，或者掛着盒子砲，身子纏着子彈帶，有幾個纏着麻繩，可不知是做什麼用的。

大家忽忽忙忙，好像要幹什麼正事去。阿根老板和祥老板抽夠了煙，從煙舖上起來，精神非常之好。於是大家一道兒走出小屋，只留二三個人守在屋里。阿根老板從抽屜里拿出一管盒子砲，掛在頭頸里，立刻顯得非常威武，對小土根說：

「你也去，小土根，去發一個利市吧。」

小土根非常害怕，但心里也高興去看：他們到底怎麼樣

幹事？他跟在阿根老板的背後，替他照電筒。祥老板跑到最前去了。

街上已經非常之靜，所有的門都闔上了。那一小隊，有二十多個人，走完了不長的街道，就越到田野里。四處都是鐵一般黑。不多幾顆星在天上睜眼睛。風搖動樹，嘯！嘯！嘯！很冷，小土根不由得軋軋地抖着。

「十一軍」們很隨便地照電筒，有些地方狗就吠起來：「嘍嘍嘍嘍！」半夜里聽這種聲音，簡直要抖起來的。好像是鬼哭一般！

小土根一邊走，一邊抖，一邊胡思亂想，覺得自己好像是在睡夢之中。

約摸走了三里多路，他們就停在一座很大的莊院面前。狗兇猛地吠起來了。阿根老板和祥老板聚到一處，立刻派人到莊院後門把守起來。於是有人就噠噠地敲門，但那個門很堅固，沒有法子打開。

阿根老板說：「你們跑幾個到後門去試試看！」

祥老板很生氣地罵着，小土根不知道他在罵誰，但是忽聽得他狠狠地喊了一聲，一只高大的黑狗撲過來咬了他腿子

一口。祥老板猛然舉起盒子砲。

砰！

小土根嚇了一大跳，那只黑狗嗥了一聲，滾倒在地上。

後門那邊派人來報告，門已經打開了。於是留二個人守住在大門口，其餘的都奔到後門，蜂湧着進去。人們亮着電筒，在黑暗的屋子里找人。

從灶背後拖出了一個老太婆，在床下拉出一個中年的男人和一個差不多年紀的女人。他們大約都是剛從睡夢里爬起來，衣服的鈕扣沒有好好扣上，那個女人連襪子也沒有穿。他們的眼睛全恐惶地轉着像老鼠眼睛般轉着。

一個嘴唇皮缺一角的「十一軍」用槍柄打那個男人，一邊喊：

「識相些！」

那個男人躲閃着，求饒道：「隊長，別打！……實在今年給日本人吵過了，沒有錢，不然，你們隊長來，我總要捐助一些的……。」

許多人在屋子里翻箱倒篋，把許多衣服什物都翻在地上。燈點起來了。照着滿屋子。一個好心的「伙伴」推推小土

根說：

「你不要換衣服麼？這裡去找好了！」

小土根聽他們的勸告，揀了一件半新的小棉衣，還有絨褲，還有新的襯衫，在一角里換穿到身上。

哈哈，好像是特地爲小土根縫成的，不長也不短。顯然這裡一定也有孩子的，不過那孩子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，可不知道。

大家亂翻了一陣，床，被頭，枕頭都翻過來了，但找不到錢。那些人吆喝着，要把那可憐的男人綁起來。阿根老板完全變做很可怕的人，喊道：

「倒是個「老工」，咳，把他「裝刑法」！」

小土根方才明白有些人身上纏着麻繩的用處了。他們把麻繩接起來，把那個男人的雙手反縛住，高懸到樑上，於是那男人憑空吊在空間了，大聲喊痛着：

「哎喲，老板！隊長！……鬆一鬆……手要斷了！……哎喲！哎喲！痛死了！……鬆一鬆！」

那個女人喊道：「隊長，實在沒有錢呀！日本人吵了好幾次，實在沒有了！」

祥老板不知怎樣在生氣，把那女人打了老大一記耳光。那個女人摸着臉，不敢响了。

那個老太婆哆嚙着嘴，但是不响出來。大家也注意她。她穿得很破舊，看上去是一個爛人。

那男人，女人連那老太婆都老早已全身搜查過了，他們全沒有錢藏在身邊。

阿根老板很可怕的道：「他既然是「好工夫」，我們就給點滋味他嚐嚐！」

一個「十一軍」不知從那里找到了一個木棍，就沒頭沒臉地打那個男人，那個男人在繩子上搖蕩着，跳着，掙扎着，一邊殺豬般地喊痛：

那個女人忍不住又哀求道：



「老板，求求你做好事饒了他吧！實在沒有錢，人家都知道的啊！」

「不要多囉嗦！賤坯，你們自己

要討苦吃，爲什麼不拿出錢呢？」

「真的沒有錢呀！求求你們隊長做好事。他前幾天還在生病。……不是裝腔，……實在沒有錢，給日本人吵光了！」那個女人說。看上去非常可憐，聲音還有些抖。

那個男人痛苦地喊着：「啊哎！隊長，不要打了！………我說好了，放一放我下來。」

「伙伴」們齊聲說：「那末你快說呀！」

那個男人呻吟着對女人說：「阿全的娘，我吃不住了，只好說出來。……那邊灶旁的地底下……埋着一些金器，錢實在沒有……唉，唉，……放放我下來吧！……哎喲！」

繩子鬆了下來，那男人站在地上，垂頭喪氣，呻吟着。

阿根老板親自到那指出的地方，命令伙伴們用鏟子掘地，掘到約半尺深的地方，果然發現了一個鐵盒子。於是阿根老板走到燈光底下，將那盒子蓋揭了開來，在里面有很大的金鐲，戒指，耳環，金鈕子，髮簪，還有三串珠子……

大家的眼睛亮了！祥老板用盒子砲抵着那男人的胸前道

：

「哼！你說，恨我們不恨？」

那個男人呻吟着，輕輕說：

「不……恨！」

祥老板縱聲笑起來！「伙伴」們也跟着笑。阿根老板把東西統統收拾在自己身邊，說：

「好，放了他！」

那個男人身上的繩子解除了，他像一堆垃圾似地坐倒在地皮上，那個女人抹着眼淚去扶他。老太婆老是不住地抖，不發聲，就像個木偶一般。

阿根老板從口袋里摸出一隻「哨子」吹起來：

「囉！囉~~~~~！」

那個缺嘴唇的高高興興地喊道：「「下山」了！「下山」了！」

散在別處搜尋東西的「伙伴」，也霎時間聚了攏來，大家站在屋前的白場上。點了點人數，少兩個。阿根老板重新囉囉嚶嚶地吹起「哨子」來。

從盡頭的那間屋子里，有兩個影子緩緩地出來了。電筒的光射了過去，於是看出兩個「伙伴」僵僵着身子，抬着一口沉重的皮箱，活像兩頭狗熊。於是大家哄然笑起來：

「蠢東西！……讓他們倆自己抬回去吧！」

小土根並沒有笑，只覺得腦袋有些昏昏沉沉。

夜又這樣的深。星映着眼睛。狗在遠處和近處吠。走起路來不知高低，簡直像在睡夢里一樣。

到了「隊部」里以後，小土根分到了五塊錢。那些留在隊部里的人也分到錢，而且比小土根多一倍。

## 十八 鬼老頭兒

那一天天氣很好。下午，阿根老板打着哈欠，從床上爬起來。像平常一樣，阿根老板一爬起來，就顯得很忙碌。他伏在一張桌子上，寫：

康候先生大鑒：本隊長抗敵愛民，今要借軍餉大洋三千元正，望你送上，如若不理，本隊長有手段對付你者，切切此令！

抗敵大隊長李阿根（下面蓋印）

副隊長錢祥龍（下面蓋印）

阿根老板把信封了起來，喊道：

「小土根，你把這封信拿去給阿三多，吩咐他立刻送到十九圖的李康候家里去！」

小土根很快的完成了使命，又跑回來候在阿根老板身邊

正在這時候，忽然「伙伴」們押進了一個人，腦袋上套着黑色有頂的絨帽，短身材，八字鬚，身上穿一件深黑色的駱駝絨長袍子，在稍稍喘氣。

阿根老板很客氣地請那人坐在椅上，並且吩咐小土根遞香煙給他。小土根完全不明白那人是處在什麼地位上的。

接着，那人訴苦了：

『根老板，……實在的，你們就不叫我來，我也本想來一遭，……我實在不是裝窮，這兩年來，老是在過不去，你們問問我那邊的人，都知道的。……今年又加日本人……。』

祥老板從外面走了進來，一看見那個八字鬚的人，就得意的喊道：

『王老頭兒，你居然也來了麼？……什麼，你還在講什麼？……你如果沒有二千塊錢，可就別想回去了！』

那個老頭兒揭開了帽子，抓着腦壳。八字鬚很尷尬地跳着。



『祥老板，實在不是裝窮，……』那老頭兒說着。

『祥老板，並不注意他的申訴，湊到阿根老板的耳邊，咕咕咕地不知說些什麼。

那個老頭兒被吩咐關到另一間空屋里去了。

那一間空屋，雖然有門，但並沒有鎖，有時叫人在門邊守着，有時把門反扣起來，這樣，在屋子里邊的人，就無法跑出來了。那老頭兒在里面悶悶地坐在凳上，嘆着氣。

小土根在那屋的門前走過時，聽得老頭兒在里面打噴嚏。小土根把鼻子湊到門縫那兒，張了一張。

小土根張見半個面孔，還有半鬚鬚，那半鬚鬚在微微跳動，小土根的額角碰着了門，响了一响。老頭兒向門那邊瞅了一眼，就說道：

『外邊有人麼？我要出來小便。』

哎！要小便了，那當然應該開門的。但是守門的不知那

里去了，小土根不得不給他開門。

老頭兒從屋里走出來，看見小土根，就裝出一臉笑容，說道：

「驢，小弟弟，是你嗎？」

小土根領他穿過一條甬道，到後面的園地里。那園地之外，就是已經割了禾的田，好像一塊塊的芝麻餅……園地和田之間，隔了一重短籬笆。

小土根發覺那老頭兒對他異常親熱，說起話來總是帶笑，問他許多說話。小土根覺得他的鬚鬚很好玩，這種鬚鬚好像在什麼圖畫上也有的。

老頭兒辦好了事情，就和小土根一同回到那屋子里去。走到甬道里，老頭兒忽然問小土根道：

「小弟弟，你在這裡當什麼呢？」

小土根說：

「勤務兵！」

「那末，一個月有多少餉銀呢？」

小土根不預備說真話。說：「沒有多少。」

老頭兒嘆口氣說：「那是很苦惱的呢！……你有沒有大

人？」

「沒有」。小土根搖了搖頭。

「那末，你獨個兒麼？歐在這裡覺得怎樣？」

「不怎樣。」

小土根覺得生活並不差，但總是有些心驚肉跳的樣子。小土根覺得這裡並不是一個合宜的地方。只要有機會，能夠在別處有飯吃，他馬上要捨棄這個地方。這裡，他常常看見許多事情，這種事情在晚上跑進了他的惡夢裏去。

老頭兒的八字鬚上掛着一些清水鼻涕，用手擰了一擰，一邊像對自己，一邊像對小土根的說：

「好笑不好笑，他們派人來要向我借軍餉，……我現在哪里還有錢，……不過有個虛名聲，他們弄錯了。……喂，小弟弟，你有香煙麼？」

小土根沒有香煙。小土根允許替他去弄一些。

那老頭兒仍舊走進那間屋子，小土根反扣了門。阿三多恰巧走來，就問道：

「小土根，你在幹什麼？」

「老頭兒要小便，我領他小便去的。」

阿三多就是那個嘴唇皮缺了一角的，擺出資格很老的樣子，說道：

「哼，你要當心啊，不要給他跑了才好玩呢！」

「那怎麼會呢？……喂，三多叔，你有香煙麼？那個老頭兒要香煙呢。」

「嘿！好傢伙！」阿三多說，「要他錢，可說「窮了！窮了」的，但是香烟又不能不吃！不要給他，總不成癱死了他！」

但是小土根仍舊在阿根老板那兒弄到了二盒香煙，就帶給那個老頭子。

老頭子搖着八字鬚常常打噴嚏，對小土根奇怪地笑。

在這裡，阿根老板的部下，是很散漫的。他們白天常常在酒肆里，或則在茶館里打牌，或則在相好的女人家里。看守老頭兒的人沒有特別派出，又沒有人願意呆坐在那屋子外面。不過在起初幾天，是有人自動看守他的。

送飯給老頭兒吃的差使是交給小土根的。所以小土根熟識了這個老頭兒，並且漸漸覺得他是一個「好人」。老頭兒對小土根說：

「小弟弟，你親戚有沒有？……我不是騙你，這裏真是危險得很。你聽得外面講麼？現在各地都有正式的游擊隊了，還有過江來的正規軍，他們都要剿「十一軍」，……呢，李塘的李老板，錢家行的劉隊長，都已經被游擊隊繳械了，人死了很多，這就是前幾天的事。……你看你們危險不危險？你倘使有親戚，倒是避避的好。」

小土根說：「我沒有親戚。」

小土根相信那老頭兒的話。因為這幾天，「伙伴」們很顯出不安的樣子。阿根老板和祥老板警戒「伙伴」們不要走得太遠，恐怕有可怕的風聲，一時來不及找人。那老頭兒的家里來了一個人，接洽放他出去，但是他說只有拿出三百元的力量。阿根老板沒答應。祥老板還跳着罵：

「隨你們好了！錢我們一個也不要，就請他回老家去吧！」

阿根老板好像溫和得多，勸住了自己人，就叫那人仍舊回家去商酌。說現在就一千塊錢也行了。

那個有八字鬚的姓王的老頭兒，雖然關在屋子裏面，但是也曉得自己的事情。小土根告訴了他。

老頭兒顫動着鬍鬚，輕輕向小土根說：

『小弟弟，你把我放走可以不可以？』

小土根嚇了一跳『這……這……』

老頭兒打了一個噴嚏，繼續輕聲道：

『你不要怕，一點不要緊，…你跟我一道跑，你以後一直住我家里好了。…你自己在這裏也很可怕呀！』

小土根躊躇了好一會，吞吞吐吐說：

『但是他們要看見的啊！』

老頭兒把嘴巴湊到小土根耳朵邊，說：

『不要緊，今天晚上，你偷空過來撥下門鈕，等門外完全沒有人走過的時候，我就溜出來，在後面的園地里候你。你等人不注意你的時候，馬上來找我。知道麼？』

小土根點着腦袋，答應着。

『但是你不能露一點口風的呢！否則我們都要倒黴啊！』

『我知道』。小土根說：

到了晚上，人已經很靜，天上淅淅瀝瀝下雨起來。雨落在屋上的瓦和街心，的的答答，好像誰在那里撥算盤珠。小

土根心里北北的跳着。

小土根偷偷跑到那邊，撥下門的鐵鈕。老頭兒突然在裏面打了一個噴嚏。小土根嚇了一大跳。

小土根重新溜回阿根老板的屋子里。阿根老板閉着眼睛，躺在點燈的煙舖上。祥老板他們出去了，但並不是去「做生意」阿三多和另外幾個喝過酒了。他們一點不注意小土根。

小土根重新又摸到那間黑暗的屋子，在門上輕輕叩着，但是里面沒有聲音。一摸，那門已是微微推開。顯然那個老頭兒已經順利地跑了。

小土根立刻穿過甬道，摸到後面的園地里。那完全是一片黑暗，雨淅淅瀝瀝地下着，一陣冷氣衝上來。他輕輕喊着：

『王先生！王先生！』

但是，什麼聲音也沒有。

小土根有些着急了，再輕聲喊着，在溼爛的泥地里闖着

『王先生！王先生！』

鬼才回答他呢！那個八字鬚的老頭兒連影子都沒有了。  
只有雨的聲音：

淅淅淅淅淅淅！

小土根跨越了半踏毀的矮籬笆，拚命找他的新朋友。但是，這是完全沒有用的。

他呆呆地站在雨里。但隨後罵着：

「鬼老頭兒！倒會騙我的，很好！」

他吐了一口唾沫，低着頭，一步一滑地走去。他並不回去，向那無限的黑暗和更緊密的雨中闖去。

到哪里去呢？小土根不知道。總之，弄到哪里是哪里吧！

雨更大，雨水浸透了小土根，他差不多要被寒氣冰凍起來。

他咬着牙齒想：

這真是鬼事情！

## 十九 兩毛錢

小土根並不恐慌，因為身邊還有幾塊錢。他沒有被阿根老板抓回去，倘使被抓了去，那可就糟了！

他跑到宋家宅。在這個小鎮上的廟里過了幾晚。白天他很闊綽地使錢，吃得很飽。晚上很冷。但是雖然冷，他也捱得下去。這有什麼了不起！他已經慣了這種生活。

但是，事情慢慢糟起來。錢用完了！

他的衣服，漸漸看不出原來的顏色。衣服上面全是油膩，泥乾，和灰塵。頭髮像胡蔥那樣長起來，簡直也像胡蔥那樣的有臭味。……

這個不要緊。他重新幹原來的「職業」。他顯得很有資格，問人家開口的時候，面孔一點兒都不紅。晚上也睡得很安穩，並不作可怕的夢。倒是有時夢見那個麻雀蛋，在一塊

兒玩，還跟人家打架。

但是他從不曾想着要到任鎮去看他的舊伙伴。到那里去說不定會碰見阿根老板他們的。這怎麼能去呢？

這里，鎮太小了。他竟沒有什麼新的朋友。他在鎮上混了幾天之後，漸漸大家不大理他了。那邊市面很小，大家把一個銅子看得很重，不大願意給常常來討飯的小叫化子。

小土根考慮了一下，後來就向附近的市鎮走去。到了那鎮上之後，他知道這鎮就是叫李塘。

啊，李塘！那有八字鬚的鬼老頭兒不是提起過它嗎？小土根馬上想起游擊隊來，那個鬼老頭兒說過李塘有游擊隊。

但是，他在鎮上什麼也不看見，除了那些在做生意的和趕市的鄉下人。

哪里有什麼游擊隊呢？連「十一軍」也沒有。

小土根出乎意外的碰到一個熟人。那個人就是原先在爸爸舢板上做「朋友」的全福。小土根看見他，就喊：

『全福叔！全福叔！』

全福是漂亮了。帶着一只金戒指，穿着簇新的皮袍。他的黑面孔很胖了一些，看起來像一個孬養。他把小土根從頭

到脚打量了一會，說道：

『哦，是小土根麼？…噯，認不出來了！你的老子呢？』

『他被日本兵拉伋拉去了』！小土根回答他。

『拉伋拉去了！啊？…那末，你家里怎樣？』全福問着，一邊很從容地吸香煙。

『家也燒掉了！現在只剩我獨個兒，……在討飯。』小土根覺得有些傷心，看見了熟人，就像看見自己的爸爸，幾乎要哭出來。

但是小土根忍住了！孫子才哭呢！小土根不能像以前一樣。哭有什麼用？這是丟臉的事情！

全福的「葶薺」頭動着，說：

『哦，…哦，可憐，…』接着他又說：『小土根，這樣吧，你就跟我到家里去吧，怎麼樣？』

有這樣的事麼？小土根簡直高興得要跳出心來。小土根說：

『好的。』

全福說：『現在，你先在這里玩一會，等過了半個鐘頭，你在這家茶館外面等我。』

他說着，立刻又忽忽忙忙地跑到那邊茶館里去了。小土根並沒有玩，老是候在那茶館的外邊。足足候了一個多鐘頭，全福還不出來。

小土根有些慌了。

「不要他騙我」，小土根想，「又溜跑了」

但是實在他沒有看見全福曾出來過，難道他從茶館的後門里跑了麼？

小土根睜大了眼睛，看着每一個從茶館里走出來的人，——但是，都不是全福。小土根忍不住了，想闖進茶館里去望他的全福叔。但剛跨得一二步路

，全福在迎面走出來。

小土根彷彿拾到了金子那麼笑起來。

全福對小土根說：

「哦，…你已經來了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小土根應着，一邊心里說：「難道還早麼？人家等得要急死了！」



全福帶了小土根到自己的家。

但是小土根覺得有些奇怪，那不是全福的家。全福家是在銀沙衛的鄉下，而這裡却是李塘的鄉下。

但是全福却說這是他的家，並且把一個粉撲得很厚的鄉下女人介紹給他，說：

「這個，……你叫他孀媽吧。」

小土根完全不懂。他記得全福叔有一個「孀媽」，曾經到過他家里來。他認識她，是一個黃面孔，牙齒凸出在嘴唇皮外面的女人，但是他不曾看見過這個「孀媽」。

不過他爲了表示要好，就很響地喊了一聲：「孀媽！」

「孀媽」雖然皺着眉頭，但是一邊答應着，一邊打量他。小土根覺得自己這個樣子，實在是很難爲情的。但有什麼法子呢？衣服穿得太長久了當然要很髒的；頭髮長得一團糟，沒有錢剃掉它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呀！

不過難爲情當然是有些難爲情的，小土根幾乎要面孔紅起來，低着腦袋。全福說：

「小土根，你隨便哪里坐吧。明天你拿一毛錢去剃頭。啊？」

小土根應着。倘使有理髮的錢給小土根，小土根當然答應去的。

到了晚上，公鷄和母鷄都從場地上走到屋子里，找它們自己的窠，咯咯地叫着，鑽進去。小土根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。鷄在鄉下已經很少，都給日本人捉光了，但是這裏却有這許多鷄，日本人沒有捉去它們！

小土根想着，應該做些什麼事情討好這個漂亮的孀媽。一個聰明的人當然要這樣想的，並且小土根預備長住在這裏的。如果孀媽不喜歡他，這個事情一定又要弄得很糟。

但是說老實話，小土根覺得這個孀媽倒還是和氣的人。她送給他一件棉襖，實在是很好的一件衣服，不過大了一些，那個領口差不多碰着他的鼻子。

全福待小土根那是更其好了。他把小土根喚到房間裏，輕輕說道：

「小土根，這樣吧，你現在要明白，你家又沒有了，爸爸又拉伕拉去了，親戚也沒有，真真是一個苦孩子，要不是我領你這裏來，你只好在外邊做小叫化子，是不是？」

小土根恭恭敬敬的說道：「是的」

「對啦」，全福抽出一根香煙吸起來，「那末，你總要自己見乖才好。是不是？」

小土根又恭恭敬敬的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「噯，你有時要錢另用，就向我拿，懂得嗎？我把你當做自己人。」全福吞吞吐吐地說：「你不要對人家說起我，噯，知道麼？」

小土根又恭恭敬敬地答道：

「知道的。」

小土根其實不「知道」。爲什麼不要對人家說起全福叔叔呢？

全福吸了口香煙，對小土根望着說：

「噯，我每天給你兩毛錢，睡覺，吃飯在我這里，怎麼樣。白天你到外面去，聽得有「隊部」的消息，就回來告訴我。……」

小土根聽了莫明其妙仰着腦袋說：「「隊部」？」

「怎麼樣，不知道嗎？就是「十一軍」的「隊部」。」

「跋！這里沒有「十一軍」，人家說這里有游擊隊，是嗎？」

全福很不快活地說道：

『什麼游擊隊！游擊隊就是「十一軍」。這樣吧，你每天出去打聽一點消息，回來我就給你二毛錢，倘使消息重要的，我給你三毛錢也可以。……』

小土根愈加莫名其妙了。

『全福叔，你要知道他們的消息做什麼呢？』小土根問：

全福的荸薺式的面孔凍了起來：

『這個……這個我以後告訴你。這樣吧，你願意不願意呢？』

小土根有什麼不願意？把「十一軍」的消息告訴全福叔，這有什麼關係？並且還可以有兩毛錢，全福叔說：三毛錢也可以。真是好運道！

不過，有些兒奇怪：全福叔要知道「十一軍」的消息做什麼用呢？

小土根想，不要全福叔就是游擊隊，人家都說游擊隊要打「十一軍」的，所以他要知道「十一軍」的消息，……但是這又不對，全福叔罵着游擊隊，說游擊隊都是土匪，就是

「十一軍」。

那麼，他要知道「十一軍」的消息做什麼用？真奇怪！不要他是漢奸嗎？小土根慌忙警告自己：這簡直是瞎猜！這是侮辱全福叔！太不應該了，全福叔這樣照應小土根，小土根却去猜疑他做漢奸！有這樣親切的孳養面孔，哪里像做漢奸的呢！所以小土根立刻表示同意，說：

『願意的。』

全福高興地說：『對啦！那末，這樣吧，你不能對隨便什麼人說啊。你要處處留心。……最要緊，就是碰到「十一軍」的時候，不要慌張，不然，給他們看出了你，可就不得了。懂麼？』

『唔，懂的。』

『那末，這樣吧，你把這根帶子藏在身邊，倘使人家注意你，你就馬上丟掉它！懂麼？』

『懂的。』小土根從全福手里接過一根紅色的紗帶子。

小土根其實一點不懂，這根紅帶子有什麼用處呢？不帶在身邊不是更好的？

全福好心的說：『你有了這根帶子。就是碰到日本人也

「不要緊了…」

「啊？爲什麼？」小土根奇怪的問：

「噯，怎麼樣，……哦，這個，這個我以後告訴你。……懂麼，小土根，你只管放心去做好了。我全福叔總不給你上當呀！」

不給小土根上當，這句話使小土根完全安心了！對了！全福叔怎麼會給他上當呢？全福叔有這樣一個親切的荸薺面孔，這就可以說明不會愚弄小土根。

所以事情就談得很好。小土根第二天就出去做工作了。

小土根跑到鎮上。

但是鎮上並沒有「十一軍」。有人說，自從游擊隊來過以後「十一軍」就給他們改編了。現在搥着步槍，掛着盒子砲，在街上神氣活現跑來跑去的「十一軍」是沒有了。游擊隊呢，從來不在街上跑來跑去。或者他們也上街的，不過完全不能看出他們。他們和老百姓完全相同。他們不帶傢伙，他們不耀武揚威。

鎮上的店舖都開出來了。各種捐稅都已經取消，「十一軍」在這里已經沒有，所以搶劫的事情不大聽得了。游擊隊

呢，住在鄉下，但是究竟什麼地方，沒有人能夠確實知道。

小土根不知道到底要探得些什麼消息，才可以博得全福的誇讚。這裡沒有「十一軍」，而全福却說要探「十一軍」隊部的消息。小土根只得告訴全福道：

「全福叔，人家說鎮上沒有「十一軍」了。鄉下有游擊隊。」

全福傾聽着，說：

「哦，……還有呢？」

「沒有什麼了！」小土根老老實實地說。「鄉下有了游擊隊，所以這裡「十一軍」已經沒有了！」

全福的荸薺面孔幾乎氣黑了，說：「噯，傻小子！怎麼樣，懂麼，游擊隊不就是「十一軍」麼？這批游擊隊住在鄉下什麼地方呢？」

小土根惶恐地說：

「唔，這我不知道。」

全福見氣了。說：

「噯，真是！……叫你探聽了些什麼呢！……怎麼樣，懂麼？你要到鄉下去打聽消息才行！這樣吧，明天起你跑鄉

下，……不過你要小心這根紅帶子！」

小土根沒有失望，全福給了他兩毛錢，粉撲得厚厚的孀媽還叫小土根去吃飯。

## 二十 我不是漢奸

在鄉下跑來跑去有什麼用呢？

游擊隊，就是全福所說的「十一軍」並沒有蹤跡。

又不能問人家。全福已經教小土根了：如果常常去問人家，人家就要起疑，當你是漢奸；所以只能在人家講起關於「十一軍」的事情時，偷偷聽着，或者假裝是路過的樣子，在「十一軍」隊部駐紮的附近來往，察看他們的行動和人數。

小土根在鄉下跑來跑去，沒有一定的地方。從哪里可以看到那些「十一軍」呢？

天氣已經漸漸和暖起來，三月初的時候了。偶然可以看見枯黃的草中間，有一些嫩綠雜在里面。麻雀喳喳地吵鬧，因為糧食很少，或者是在打架也說不定。禿枝的樹輕輕搖着

腦袋，不過不大有聲音。風是和氣得多了。

鄉下人或則挑一担柴，或則提一只籃子在路上走，他們大約到鎮上去，或者是從鎮上回來。他們非常安閒，田里的工作還不曾開始。這里真顯得安靜，世界好像從沒有變動過。

小土根一邊走，一邊咀嚼着花生米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在他的二只袋子里，有花生，蜜餞橄欖，香煙牌子，可以當彈弓的橡皮帶，……小土根懂得有了錢該怎麼樣用。

他忽然發現了，在那邊的樹叢中間，掩映着一面紅色的旗子。仔細看，就可以看出那是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。

這就奇怪了！

在日本人來過之後，他從沒有看見過國旗，但是那邊國旗在飄揚着，好像在對他說：

「你！好久不見了呀，怎麼不來看看我呀！」

他稍微走近去一些，但是不敢十分走近去。那國旗的後面，那樹叢間的屋子里，有些什麼人呢？「湖南人」麼？游擊隊麼？「十一軍」麼？

啞！「十一軍」從來不知道掛國旗的！不會是「十一軍」！

在小土根沒有注意到的一個車水的草棚下，忽然走出一個鄉下人來，他的身上攜着一根步槍。小土根突然幾乎把心從喉嚨里跳出來。小土根記起了全福的警告，手忙腳亂從袋子里把紅帶子摸出，迅速丟到路旁的田里。

那個鄉下人喊道：「喂！小孩子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小土根不由得有一陣害怕，胆怯地說：

「不~~~~做什麼。我走過這裡。」

鄉下人從頭到腳打量小土根，彷彿要把小土根吃下去的樣子。又問道：

「那麼，你站在這裡探頭探腦做什麼事？」

「我沒有。」小土根爭辯着。

「好」，那個攜槍的「鄉下人」說：「那麼，你把衣服給我解開讓我查查看」。

「你查好了！」小土根一邊鎮靜的解自己的衣服，一邊心里想：

「你能夠查到些什麼屁呢？」

從第一只袋子里，摸出花生米屑，十幾個銅子，破紙團。那個人翻着破紙團看，又一個一個地看那些銅子。但是，有什麼呢？

小土根幾乎覺得有些好笑。

那個愚笨的「鄉下人」開始摸小土根的第二只袋子。那里面有一根橡皮帶子，一個吃賸的唯一的橄欖，或者還有些什麼粒屑和紙團也說不定。小土根完全安心地聽憑搜查。

那個「鄉下人」忽然吆喝着說：

『這是什麼東西？』

在那「鄉下人」的手里揚着一根紅色的團皺了的帶子。小土根眼睛幾乎彈出來。

這怎麼能有的事呢！小土根已經把他的紅帶子丟掉在田里了！

但那是一根真正的紅帶子。

小土根雖然想答辯，但是可惡的舌頭打了結。

『唔…這是…這是…玩…玩的



』。

那個「鄉下人」立刻不客氣，拍的賞了小土根一記耳光。  
○小土根覺得半個面孔麻了，覺得漸漸熱脹起來。

真好玩意兒！小土根哭都不敢哭，把手捧住了吃打的半個面孔。

『媽的！原來是個小漢奸』『鄉下人』罵着，一邊把他的俘虜像捉鷄似地提在手里，提到那樹叢間的屋子里去。

小土根試着辯論說：

『呢，伯伯，我…我不是漢奸。我如果做漢奸就不是人！對不住，放我好不好？』

小土根面孔嚇得一半白，一半紅；自然那紅的是被打紅的。

那個伯伯睬也不睬他。小土根幾乎腳不沾地的跟着他跑，到了樹叢間的屋子里。

在屋子面前是照例一塊小白場。一面國旗就插在場角上。屋簷下就地坐着許多鄉下人，但都是帶「傢伙」的鄉下人，有一個背上還插着一柄大刀。

『喂，什麼事？什麼事』？他們詢問着。

「給我帶來了一個小漢奸。」那「鄉下人」得意洋洋的說。

他們瞟了小土根一眼，搖了搖頭。一個年紀輕的「十一軍」又像認真又像開玩笑的說：

「喂！小漢奸，真不要命的！等會子就有你的路走了！」他說着用手指了指離開百來步遠的稻積那里。小土根不由自主地隨了他的手指點的地方看去。

那里地皮上躺着三個死屍，滿身的血……。

小土根哭起來說：

「我又不是漢奸……先生們。」

真是糟透了的事情！全福叔的這根紅帶子不知是搗什麼鬼的！小土根會做漢奸的麼？小土根的家給日本人燒燬了！爸爸給他們拉了去，不知生死！爲了這批日本烏龜，他吃了不知多少的苦！孫子才做漢奸哩！

但是不管怎樣，人們把他帶進了屋子，碰頭一個頭子。

那個頭子是一個面孔很和氣，三四十歲的人。眼睛很亮，小圓面孔，白牙齒，坐在一張桌子面前，在桌子後面的壁上掛着好幾張大小的地圖。在那間屋子里還有好幾個人。小

土根覺得眼前有些昏眩，無心注意那些人的面孔。

捉住小土根的那個「鄉下人」取下肩上的槍，提在手里，在頭子面前立正，伸手舉到額邊，說：

『報告司令員同志，我在哨位上捉着一個小漢奸。』

『你搜查過他的身體嗎？』頭子問，『有什麼東西沒有？』

那個可惡的『鄉下人』說：『有一根紅帶子。前天我們捉住的幾個漢奸也有這種紅帶子。』

他把紅帶子遞給頭子。

『好』，頭子笑嘻嘻地說，『你出去休息吧，叫區隊長給你換班。』

『是』。鄉下人碰着腳跟，重新立正，旋轉屁股出去了

這個頭子問小土根道：

『你叫什麼名字呢？』

『小土根。』

『幾歲？』

『十歲，…唔不是，…現在是十一歲。』

『你家在什麼地方？』

『銀沙嘴。…家是沒有了，已經給日本人燒掉了！』

『啊！給日本人燒掉了？…嘿！嘿！這就有趣了！你家里還有什麼人呢？』

『家里還有爸爸，去年給日本兵拉伕拉了去。到現在還沒有回，不知道他怎樣了。』

說起爸爸，想起自己的倒霉事情，小土根不由得哭起來

：

『呃，爸爸！…爸爸！』

那些人笑起來。頭子不知對誰說：

『噲，小孩子！你看，媽的，他們却利用他！』他說着，一邊又問小土根說：『那末，小土根，你爲什麼還要幫日本人做探子呢？』

小土根抽抽噎噎地說：

『我…我幾曾做~~~~做了漢奸呢？呃……呃……我碰都沒有碰見日本人！』

一個面孔紅紅的人吆喝着說：

『媽的，還要賴麼？拿棍子打死他！』

頭子望着那人說：

『喂，不要嚇他！……這個孩子很老實，他會自己說出來。』

頭子又和和氣氣地對小土根說：

『你不要哭，不要害怕。你是個可憐的孩子，沒有家，沒有爸爸，都是日本人害得你這樣的！你說了出來，我們一點不難為你。你要知道你幫日本人是不好的。日本人是你的敵人；你要幫我們，我們是打日本人的！』

小土根完全同意。不過小土根總要告訴他們別認錯了好人。

『我幾會是漢奸呢』？他止住哭泣，再三辯明着，『你們打日本人的，我自然要幫你們，日本烏龜把我幾乎要害死了，我要有槍，我也打他們！不過你們不要當我漢奸呀！』

『哈！哈！哈！哈！狡猾的孩子！』大家笑着喊。

『哦，』頭子說，『我懂得了！那末，這根紅帶子是誰給你的呢？』

小土根夾着眼睛說：『帶子嗎？……唔，這是全福叔給我的。』

頭子在手頭玩弄着紅帶子，一邊說：『這就是了！你知道你的全福叔就是漢奸嗎？這種紅帶子只有漢奸才有的，這是他們的標記呢！』

小土根像浸在冰水里那樣抖了一抖。唉！這是什麼鬼事情呢？全福叔，有這樣一個親切的孿齊面孔的，竟是一個漢奸嗎？小土根上了他的當了！小土根竟然做了小漢奸！唉，這個騙子騙得他夠了！如果能夠回去，定要死死地罵他，甚至打他，不管打得過打不過！

頭子又問小土根道：

『那末，他是你的什麼人呢？』

小土根憤憤地說：

『他原先在爸爸的舢板船上做「朋友」的。後來日本烏龜來了之後，後來我做了小叫化子，在李塘碰到他。他就喚我到他家里去。我哪里知道他是漢奸呢？後來他就叫我到這里來，把這紅條子給我，還答應給二毛錢我。後來，我就來了。後來你們就捉住我，說我是漢奸。但是我不是漢奸呀！』

『那末』頭子笑嘻嘻地說，『我完全明白了！那末，我

們去把他捉來辦他，你說怎樣呢？」

小土根挺了挺胸脯，大聲說：

「怎麼不好呢？你們去捉他，我領你們去！我認得路。這個漢奸！他叫我上當！但是我小土根是做漢奸的嗎？我要當面罵他的山門哩！」

頭子從桌子旁站起來，翹着大拇指說：

「噲，這才對啦！他叫你上當，你就給他顏色看！」

屋子里，這些人大家哄哄地笑起來了！

小土根向他們溜看，在這些人的嘴上，全是一種同情的笑，却並不是哂笑。他們的眼睛像朋友似地看他。

小土根混身暖起來，覺得自己是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到過的好地方。

頭子笑嘻嘻，甜蜜蜜地說：

「小土根，你肚子餓了沒有？……喂，張家先同志，你領他去吃點飯，然後你帶你那一區隊去帶那個壞蛋來！」

小土根感到說不出的高興。這些人全是他的朋友。他們現在並不把他當漢奸。他們全是趕着叫他「小土根，小土根」，叫得非常親熱。那個先前提住他的人，曾經打過他一記

很厲害的耳光，也笑嘻嘻地問他：

『小土根，剛才打痛了沒有？你不要怨我，先前你是……你，這個……現在我們是自己人了！哈！哈！』

小土根摸摸面孔，但並不怨他。

## 二十一 又是兩毛錢

全福和「嬸媽」全都被網得像兩個鋪蓋。「嬸媽」後來是放出去了。全福叔沒有放。全福叔看見了小土根的時候，幾乎要咬下小土根的頭，切齒罵着：

『你這個沒良心的小鬼！我怎樣待你，你却招出我來！我做了鬼，要找着你！』

小土根一點不害怕。他豎起眉毛，捏着拳頭回罵着：

『你這個漢奸！你想叫我跟你做漢奸麼？你騙我！我家也沒有了！爸爸也沒有了！都是日本烏龜害得我這樣的！我會做漢奸麼？你倒想叫我上當嗎？』

全福的荸薺面孔變成紫色的了。

事情現在非常明白：全福叔是日本人派在李塘附近專門

打聽游擊隊消息的。和他同夥的，一共有五個人在活動。但是有三個已經被捕了，還贖他和一個癩痢阿五的，因為知道了其餘三人被捕的消息，所以馬上搬了家。小土根是全福找他來幫忙的，因為全福疑心有人在注意他了，所以叫小土根幫他工作，小孩子可以少受人注意。他怕小土根洩漏他的祕密，所以答應每天給小根兩毛錢，並且含含糊糊地混過小土根的質問。他自己呢，每月可以領到三十到五十塊錢，倘使探得些重要的消息可以得到更多的錢。……

這個倒霉的全福低着腦袋，經過頭子審問後，馬上就給人們拉到田塍里。斃的嚮了一下，便乖乖地躺在地上。他的荸薺面孔貼着地皮，好像是地皮里長出來的樣子。

小土根抽了一口氣，但是一點也不難過。

小土根並沒有害全福叔。誰叫他做漢奸的呢？自己做不算，還要誘小土根也做漢奸！狗東西！也有你的好



下場的啊！

頭子和氣地對小土根說話。最叫小土根高興的，就是他答應小土根留在那里。

要不這樣，叫小土根哪里去呢？

他和所有這些人親熱地住在一起。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高興過。說不出高興的理由是什麼，但總之，他感到自己已經找到了一個好地方，在這地方，他要痛快地勇敢而且大胆地生活！

這個請小土根吃耳光的人和小土根熟識了。他的名字叫錢大砲。雖然是叫「大砲」，但是人很好，不過在生氣的時候，要打人吧了。

有一次吃飯的時候，小土根和別的傢伙們正在吃着油煎荳渣，還有一大碗的塔窠菜，這些菜經過好本領的伙夫一燒之後，完全變成半生半熟沒有滋味的東西。但是大家吃得很滋味，像一陣風似的把菜捲光了。這個時候，一個人從背後扯小土根的耳朵。

小土根回過腦袋來一看，就是錢大砲。

小土根含着飯說：「做什麼？」

「跟我來！」

小土根捧了飯碗，跟着錢大砲到廚房里。在那邊桌子上放着同樣的菜，不過中間多一只聽罐頭。那個捉全福叔的張區隊長，跟另外三四個人在那裡。他們看見了小土根，就哈哈笑道：

「小鬼頭，要謝謝我們呢！請你吃好東西。」

小土根開心死了，說：

「什麼好東西？」

錢大砲說：「你吃吃就知道了！你要第一個謝我，是我喊你來的。」

小土根爬到凳子上，不客氣的往罐頭里檢一筷子小菜。那些小菜看起來，好像一小片一小片的什麼東西，顏色紅里透黑。

小土根嚙滾着舌頭，馬上又檢了一筷子。

好東西！又甜又鹹又鮮！是魚呢還是肉呢？

不知道。大家不知道。錢大砲嚙着嘴巴說：

「這個還是在楓橋帶回來的呢！我們那天晚上攻進楓橋的時候，日本烏龜都逃走了。地上丟了許多鹹魚，罐頭，

子彈，衣服，帽子，……嘿嘿嘿！他們連褲子都丟了呢！……我們就受用了好幾天，我們常常從日本人那邊得來許多好東西。……回來，我們就分派這些東西。我得着一罐頭這個東西，我們輪流着吃來吃去，今天輪到是吃我的，我請請你。」

張家先擠着眉毛忍住笑說：

「小土根，你以後有東西，也請請大砲！你是小孩子，大砲可以幫你，碰到日本人的時候，他可以開大砲出去！祇要屁股一聳，轟的把日本人都轟死了！」

大家都笑死了！小土根也笑得厲害。

這個愛開玩笑的張家先立刻又向小土根說：

「小土根，你在日本人那里吃到過這種東西嗎？」

小土根不高興地說：「日本人我碰都沒有碰見過！」

錢大砲嚷道：

「獸子！你別理他，只照着他腰里打好了！他在罵你是「漢奸」呢！你打他，我幫你！」

小土根擲下筷子，照着張家先送拳頭，一邊說：

「好！你罵我嗎？」

張家先怕癢似的縮着身子，說：

「喂，小兄弟！……哈哈…我對你說，你別聽大砲放，……我不是罵你，……你應該打大砲才對，他打過你！」

其餘的人都喊道：

「小土根，打得好，你打他好了！……他像什麼區隊長，專門跟人家開玩笑！……唉，是了，照這個地方打！」

小土根在歡喜里進攻。大家忘記吃飯，其實菜也已經完了！

一天，在早操完畢之後，小土根站在場角上。在旁邊，那面稍微有些褪色的國旗迎風拍拍地嘶響。他凝望那邊路上，有七八個鄉下人在朝這邊走來。有四個人扛着兩口豬，還有四個人都挑着什麼東西。

他們走近來了。端槍站哨的人迎上去了。隔了一會，他同他們一起走到場上，鄉下人放下豬，豬在地上嗥叫着。還有人放了蔴袋，原來裝的是米。

場上的傢伙們圍攏來了，問他們是做什麼。

一個年紀大的白頭髮的鄉下人。笑吟吟地轉動着又黑又黃的面孔說：

「唉，弟兄們，我們是這里附近的老百姓，……實在難爲情得很……你們常常打日本人，還幫我們趕土匪，自從你們來了之後，日本人來都不敢來了，「十一軍」也都沒有了，所以我們湊攏這一點點東西，送給你們弟兄們吃，……實在難爲情，不成東西！不過表表我們的心意，呵呵呵！……」

這個老頭子手里捏着他的舊氈帽。有餘的鄉下人都紅着面，又像是爲了熱，又像是爲了害羞。看起來這個老頭子是他們中間的領導。

司令員甜蜜蜜笑嘻嘻的面孔，從門里出現了。

那些鄉下人並不認識他，但是人家告訴了他們之後，馬上恭恭敬敬地向他點頭。有的還鞠躬，算來是懂些禮貌的。司令員也笑容滿面地答禮，一邊儘說着：

「這怎樣成？你們老鄉有多少收入，把這許多東西給我們，你們自己就要沒有了！謝謝你們，糧食我們還有呢！」

那個老頭子背誦着他先前說過的話，一遍又一遍。小土根像其餘許多人一樣，看看鄉下人，又看看司令員。

一個人在豬身上踢了一腳，豬又咕里咕里叫起來。

司令員說：「謝謝你們的美意，東西請抬回去吧！……唉，我們做了些什麼事呢，勞你們這樣看得起我們？……我們怎樣才能報答你們？你們這樣熱心，真叫我們慚愧，只要我們在這里一天，我們就一天不許日本人來，也不許土匪擾亂你們。不但這樣，我們還要去打日本人，讓他們站不住腳，滾回他的老家去！……唉，你們自從日本人來吵鬧之後，受到不少損失了吧？」

於是老頭子說了許多事情：他們村上被日本人殺死的有三個人，其中有一個女人是姦死的。隔河的四老哥家被牽去一頭黃牛，東邊的徐家村燒去了三間間的草屋子，……打死了許多的狗……雞是一頭也沒有了，都給他們捉了去！

但是雖然這樣，送來的東西是無論如何也不帶回去的了！

「你們不收它，日本人會把它們拿去的。……噁噁！日本人吃豬穢是剝皮的，還要加許多糖在里面燒，……我們那邊的阿海被他們拉伏拉去，做他們的燒飯司務，後來他逃回來了，對我們這樣說，呵呵呵！」

老頭子飛紅着面孔，噴着唾沫，說。但是司令員不願意

接受任何的禮物，他堅持了好久，鄉下人們看出衣物是不會收下的了，祇得仍舊扛着，回去了。

小土根看出這個隊伍，和先前根老板他們的隊伍完全不同。在那邊，小土根沒有地位，沒有朋友，人們全都發瘋似地活着，吸煙，喝酒，賭錢，女人，……但是這裡，小土根有朋友，大人們並不擺架子，連司令員也不擺架子，老是甜甜蜜蜜地笑着。這裡，人們辛苦地操練着，各人都不隨隨便便跑開去，如非有命令到別處去。在阿根老板那邊，晚上有驚心動魄的事情，吊打，火炙……怕人的刑罰，這些不過是要人家的錢；這裡，人們自己送東西來，但司令員不接受。

完全是不同！這是什麼原因呢？他們都有「傢伙」，他們看起來都像老百姓，但是却做完全兩樣的事情！

小土根聽司令員的吩咐，幫伙伙淘米，燒飯，劈柴，他熱心工作，從來不疲倦，也不偷懶。……不只是這樣，隨便什麼事情，他都興高采烈地幹，好像有什麼力量在推動他。他覺得這不是在和別人做事情，而是在做自己的事情！

晚上，一隊人集合在黑越越的場地上。四野靜得很，好像都睡着了。小土根看出錢大砲也站在隊伍里，就扯他問：

「大砲伯伯，你們今晚到那裏去？」

大砲輕輕說道：

「剛才得到報告說，有些土匪想洗劫宋家宅。司令員派我們去埋伏在鎮的四周，等他們來的時候，拿他們」。

有些人抽着香煙，但到走動的時候，他們都丟了煙蒂頭。漸漸遠處有幾聲狗嘍嘍地吠着。這一些隊伍走遠了。

小土根像其餘的人一樣，一睡下去，馬上就睡熟。早上醒來的時候，大砲他們還沒有回。

小土根在灶口邊燒紅了面孔，一邊擦眼屎。忽然伙夫在外邊喊：

「小土根，你不要燒火了！出來！司令員在喊你呢！」

真奇怪，有什麼事情呢？小土根心里想。

小土根走進指揮官辦事的屋子。脚跟碰脚跟，立正。小土根很高興，敬禮也學會了。

司令員看見了小土根，就甜蜜蜜地笑嘻嘻說：

「喂，小土根，……在這里覺得好嗎？」

小土根要做一個懂事的孩子。就說：

「報告司令員同志，好的。」

司令員玩弄着手裏的一根鉛筆，轉頭對旁邊坐着的宋參謀同志說：

「你瞧呢？這個孩子還行不行？」

宋參謀把手裏的一張紙頭放在桌子上。說：「行呀！」

司令員就又對小土根說：

「小土根，我們看你是一個很乖巧的孩子，所以打算派你到吳行去打聽一下日本兵的消息，你願意不願意去？」

小土根挺起了胸脯，勇敢地說：

「報告司令員同志，願意！」

「你心里害怕不害怕呢？」

「不害怕！」

司令員正正經經地說：

「要是你給日本兵捉住了，你怎麼樣呢？」

小土根連忙說：「不會的！不會給他們捉去的！我眼睛很好，老遠就看得見他們。他們要走來的時候，我先跑了！」

↓

宋參謀也說：「倘使你來不及跑，被他們捉住呢？」

這種問題真使小土根不高興。小土根怎樣會給日本烏龜

捉住呢？

『隨他們的便好了！』小土根說。

『他們要問你我們住在什麼地方。』

『我不告訴他們！』

『你不告訴他們，就要毒打你！』

『打死我也沒有用！我不告訴他們有什麼辦法呢？小土根揚起眉毛，捏緊着雙手說：『他們要弄死我，我就死在他們那里。我的爸爸，我的家，都給他們弄完了！我還怕什麼？我小土根不做漢奸的！……先前是全福這賊料騙了我。……我在娘娘廟讀書的時候，方老師說過：一個人萬萬不能做漢奸，做漢奸就不是中國人！方老師說：漢奸出賣祖國，比豬獾和狗也不如。豬獾和狗不會出賣祖國，你想我怎麼會做漢奸呢？』

宋參謀就說：

『對啊，小土根，這樣才是中國人呢！』

司令員把鉛筆點着桌子，說：

『那末，小土根如果你探到了消息就怎樣呢？』

『探到了消息嗎？』小土根覆述着，『我就馬上回來告

訴……我一步也不停。」

司令員高興地說：

「對了！小土根，那末，你現在就去，我給你兩毛錢，你肚子餓的時候，就在吳行買東西吃。」

一個白色的大銀幣遞到小土根手里。小土根心動了一動，在全福叔那里，他也得到過兩個這樣的銀幣。但他現在並不希罕這兩毛錢。他現在並不是在替別人做事，這是他自己的事情！小土根又把兩毛錢放在司令員的桌子上。

「怎樣？指揮官吃驚着。

「我不要。我回來吃飯好了！」小土根紅着臉說。

「唉，路很遠呢！你回來的時候，天一定晚了！你早飯都還沒有吃哩！把兩毛錢拿去吧！怎麼。嫌少嗎？」

「不是的」，小土根說，「無論做什麼事，我以後都不要錢！」

指揮官眼睛更加雪亮起來了，笑吟吟地說：

「像孩子！你不買東西吃，你就要餓得不能跑路呀！」

司令員從坐位上走出來，把兩毛錢塞在小土根手心里，拍拍他的肩頭說：

「好，你去吧！小心些！」

小土根感到無限的幸福。司令員這樣親熱地拍他的肩頭

！

小土根脚跟碰着脚跟，立正，旋轉屁股，走出司令員的辦事處。

## 二十二 國旗在和暖的風里

街頭上，小攤頭很少，店舖呢，都給火燒光了。有些小商人在新蓋的草屋下做買賣。也有些老太婆和鄉下人端着籃子上街買東西。但是頭髮梳得光光的在上海讀書的學生子和年輕女人們，都不知到哪里去了，半個也看不到。

小土根在吳行市街上溜躑了一趟，在市心的橋頭立着，可以望見自治會門前的太陽旂。

人家胸前都掛着一塊白布，好像是在掛誰的孝。但是白布上寫着字，上面蓋着一個不知什麼的圖章。小土根身上沒有這塊布。他看見有些鎮上的孩子也沒有掛布，他們在街心玩「丟銅元」。

小土根看見一個掛着二條綠鼻涕的孩子，大約十歲左右

，手里拿着一個醬油瓶，在一蹦一躡地跳着走。有一個銅子從那小孩的身上落在地上，那孩子自己沒有覺得。

小土根拾起它，說道：

「喂，你落掉一個銅元了！」

那孩子伸出手很不客氣地說：

「拿來」。

小土根趁機說：「喂，這裡沒有日本兵嗎？」

那個孩子用袖子擦擦鼻涕，驕傲地說：

「噲！怎麼沒有呢？那邊自治會里面不是有許多嗎？我爸爸就是在自治會里的。今天早上他說：「日本兵今天要拔去一百幾十個，只贖三十個留在這裡。外面很吃緊，所以他們要拔到金鎮去」。現在恐怕他們就要走了呢！這些日本兵是很好的，給小孩子糖和銅板，不過他們給六七歲的，不給我們。」

小土根等那個孩子走了之後，就又在街上溜着。當走到自治會附近的時，看見許多人在圍看什麼東西。小土根奔上去，插進里邊去。

在自治會的面前，就是一條有石岸的市河，河里停着十

來艘船。那船里全是穿黃制服，有鬍鬚的，屁股很大的日本兵。船頭上安置着機關槍。岸上還賸二十幾個日本兵沒精打采地望着船上的兵。有幾個穿馬褂的老頭子手里拿着「膏藥旗」僵着背，鞠躬着送這些客人。

小土根心里別別地跳，但是看的人很多，那些兵也不干涉他們。他漸漸安心起來。

船慢慢地移動了。船上的，岸上的兵，大家都指着手，喉里怪拉喊着，小土根覺得那好像鬼叫。岸上的老頭子們含着一面孔笑，躬着腰，躬着腰，……小土根心里暗暗罵着：

「漢奸！」

等船駛遠之後，老頭子們又惹氣地擺出笑臉，邀那些沒有去的日本兵進自治會里去了。

小土根馬上走到大街上，吃了一大碗麵，就開始往原路走回去。

多麼長的路呀！小土根急匆匆地走着，恨不得立刻到司令員那里，告訴他看見的事情。……但是那條路好像越走越長，好像走一年也走不完，過了一座橋又一座橋，過了一個鎮還有一個鎮！……

好容易走到了。小土根拖着又重又硬的腿子，站在屋子前面，他碰到了笑嘻嘻的大砲伯伯。

「大砲伯伯，回來了嗎？怎麼樣？拿住土匪嗎？」小土根問。

「拿住了！統統拿住了！我弄到許多「傢伙」呢！

「啊！」小土根也歡喜起來。

但是小土根也想到要報告要緊的事情，就立刻到司令員的辦事處去。

小土根走過「前頭間」。在那間屋子里有許多人，手反縛着，坐的立的都有。小土根仔細一望，不由得嚇了一大跳。

那裡面是阿根老板，祥老板，那個嘴唇皮缺一角的阿三多，……還有許多許多的舊「伙伴」。那些人大都失神地眼望着地，不過衣服仍舊穿得很漂亮。阿根老板仍舊穿着他的大衣。

有些人也看見了他，起初驚奇地望，後來想招呼了，但是小土根急匆匆地跑進里面一間，心里不住地跳。

小土根站在司令員面前，脚跟碰脚跟，立正。

「報告司令員同志」！小土根說：

司令員從工作中抬起頭來說：

「哦，小土根，好！你回來了嗎，有什麼消息嗎？」

小土根氣喘咻咻地說：

「報告司令員同志。我到了吳行，就跑來跑去打聽。我跑到自治會前面，看見有許多日本兵趁船去了，自治會里的漢奸也出來送他們。後來他們走了，我就去吃了一碗麵。後來吃好了麵。我就回來了，一步也沒有停。」

「日本兵是開拔到什麼地方去的呢？」

「人家說他們拔到金鎮去了。我看見一個小孩，拿着瓶要買醬油。我就問他：「喂，日本兵拔哪里去呢？」『他說：「日本兵拔到金鎮去，因為外邊很吃緊，所以拔去了」。這是他爸爸告訴他的，他的爸爸是在自治會里做漢奸的。」

「哦，那末，吳行沒有日本兵了麼？」

「還有呢！還是三十個，我看見他們走進自治會里面去了。」

司令員笑着，看了看小土根，又看見看宋參謀同志。

宋參謀同志興高采烈地對司令員說：

「我們的機會又到了！」

微微跛脚的鄭參謀同志也說：

「倘使小土根的話是真的，那倒是個好機會！」

小土根不高興。心里想這個跛脚的爛腿狗！怎麼不是真的呢？我小土根怎麼會說謊呢？

他就聲明說：

「怎麼不真呢？都是我親眼看見的！」

司令員亮着眼睛，說：「對啊，小土根不說謊的！」

小土根感激得混身暖起來。司令員同志相信他。

司令員又和和氣氣地說：

「喂，小土根，你走乏了呢？現在你去休息一會吧！」

小土根按照着通行的禮節：立正，旋轉屁股。走了出來

但是他不敢走原路回出來，在那里，「前頭屋」中，有他的舊「伙伴」。他不怕他們間私逃的罪，但是怕他們用眼睛看他，怕和他們講話。唉，真的，他們會跟他講些什麼話呢？

他們是落網的土匪，但是小土根是一個游擊隊員！他怎麼再能和他們見面？怎麼再能和他們談話？倘使別人知道小土根曾經是這些土匪的「伙伴」，那會弄出些什麼事情來呢？倘使這個和和氣氣的司令員同志，知道小土根曾經和這些土匪有關係，那他一定會看不起小土根的吧？

小土根給這件事情弄得有些心亂。向左邊轉，走進廚房里，再由邊門走到場地上。

他在河邊的青石上坐下，想着：如果他沒有離開阿根老板他們，那今天不是也要那麼樣像鋪蓋似地細着嗎？以後他們會怎樣呢？統統殺掉嗎？還是光殺掉阿根老板和祥老板？

小土根想起這些人在搶劫時可怕的舉動。親眼看見的一幕幕的兇劇，重新又都回想起來。他不憐惜他們，只是害怕他們！

傳令兵像蜜蜂般從門口里跑出跑進。小土根看見張區隊長哇啦哇啦地喊着，在喊他手下的人。

人們坐在階下，桌子旁，卸下槍上的另件，用「生髮油」揩擦着。一箱箱的子彈挑到場地上，有些人把子彈塞到「子彈帶」里面去，直到再不能塞進一顆了。

在晚飯之前，不知從什麼地方又來了一隊人。小土根看着他們在場上停下，隨後就解散了，大約有百來個人。那個頭子忙忙地跑進司令員的辦事處去，小土根忍不住不得不跟着去看一個熱鬧。

那個頭子對司令員敬禮。小土根明白他原來也是司令員的部下。小土根於是忙着去找錢大砲，要明白那個頭子到底是什麼人。

小土根在桌子旁找到大砲。大砲在穿他的草鞋。

「大砲伯伯，這些人這樣忙法是爲了什麼呢？」小土根問：

大砲抬起頭來，蒼黑的面孔閃着油光。大聲說：「打日本人去呀！」

「哪里去打」小土根驚奇道。

「吳行！嘿，我們回來又有好東西吃了！」

小土根又驚又喜。

「哦，吳行去嗎？……喂，大砲伯伯，吳行現在祇有三十個日本人，是我去探來的呢！」

大砲說：「知道。……回來請你吃好東西。」

大砲着好了他的草鞋，也就擦他的槍。

『大砲伯伯，剛才來的那隊伍是那來的呢？』小土根又問：

『那是我們的第三直屬中隊。那個有盒子砲，帶一付黑手套的，就是中隊長林同志。』

『哦。……小土根表示懂得。』

等大砲擦好槍的時候，小土根就請求道：

『大砲伯伯，來，你的「傢伙」讓我弄看看！』

『好！』大砲把沒裝子彈的槍給小土根。小土根覺得自己手里的東西，簡直像一根鐵條，重得一點不趁手。他撥着扳機，但是一動也不動。

『怎麼不動的呢？』小土根問。

大砲笑着說：

『我把「保險」保住了，你怎麼能開呢？…喏，這樣子：……就行了！……要撥扳機的時候，先要把「橈人頭」往下拉，再向右扳，……對！對！這樣子，這樣子！……』

小土根羨慕道：『我也有一根「傢伙」就好了！……大砲伯伯，以後會發給我嗎？』

大砲幾乎笑歪了嘴巴，說：

「發給你做什麼呢，……不要說打了，你連背它都背不大動呢！」

小土根不服道：「怎樣背不動？我逃難的時候背一個大包裹，祇怕比這個還要重些！…發我一根盒子砲就好了！我也去打日本人！」

大砲看着他，儘是有趣地笑着。小土根覺得不高興了。大砲看不起他。

「怎麼，你看不起我嗎？」

大砲笑道：「啊，怎麼說看不起你呢？……不過你是一個孩子，哪里打得來仗呢？」

孩子！孩子！小土根可大大地生氣了！十一歲了，還不算孩子麼？

小土根嚴厲地反駁說：

「爲什麼不能打仗？一個人只要能夠學就好！……我們方老師說過：一個人只要能夠學習，世界上沒有不會的事情！……大砲伯伯給小土根問住了。

「噯，噯！…好大道理！倒像學生子似的！」大砲笑着。

說。

倒像學生子似的！小土根幾乎又要不服了！小土根本來就是學生子。

但是這時候，場地上在喊集合了。大砲伯伯急忙地拿了槍，參加集合。

司令員，那個穿黑手套的中隊長，都出現在場地上。司令員掛着根手槍，也穿了草鞋。所有的人都緊張地站着，有四五個鄉下人幫他們挑着彈藥。小土根看出來，差不多大家都是不耐地等着，大家高興地期望那件痛快的事情，打日本人！

司令員對隊伍短短的說了幾句話。但是小土根幾乎不聽得他說的究竟些什麼。他的心里翻騰着一個想頭：

——跟他們去一同打日本人！只要我也有一根手槍就好了！我要對司令員說。試試看！

小土根勇敢地站在司令員前面，挺起胸脯，昂着頭，好顯出自己已經是一個大人。

「報告司令員」，脚跟碰脚跟，『我也去。我也要去打日本人！』

司令員完全吃驚了。

「喂，什麼事？…你也去打日本人嗎？哈哈！好孩子，有你的！…但是我們人已經很夠了，你又跑得很乏，下次我帶你去，好不好？」

「報告司令員，我不累！」小土根說明着。

「不是的」司令員感動地說，把他的大手摸着小土根的頭髮：「小土根，你等着！我們要去把那些日本人統統打死，一個也不讓他們逃走！你雖然沒去，但是你也有功勞。我們以後要叫你做更重要的事，…喂，怎麼樣，不高興嗎？」

小土根高興了！司令員像爸爸那樣摸着他的頭；那樣親熱地說着話。這裡的人全那麼熱切溫和地看着他。小土根覺着了：這是一羣多麼要好的大朋友們啊！

小土根說：「不過下次我一定要去的呢！」

司令員甜蜜蜜地笑着說：

「好的！小土根，總有一天給你去的！」

於是司令員喊着口令，隊伍移動了。隊伍走出場地，在田塍上走的時候，好像一條扭動的長蛇。…

小土根和其餘留守的人們一樣，望着遠去的伙伴們的影

子，直到一點都看不見。遠處鄉下人家的草屋上炊烟起來了，但是這些人們，連晚飯都沒工夫吃。等黑夜到來的時候，他們給敵人一個冷不防的襲擊！

小土根坐在屋簷下，望望四角的田野。夜的黑衣漸漸拉開了！哨位上有人在唱歌。在前頭屋里有他的舊「伙伴」，人們看守着。他完全不想別的，除了盼望他的伙伴們在明天很早凱旋！

一陣風吹過來。吹在小土根的面孔上，但是一些也不寒冷啊！

